# 屈辭精義

# 序

劉勰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顧造物生人同資化育偏孤臣孽子天必厄其所遇戾其所爲窘之迫之置之於莫可如何之地葢欲磨礱其大節苦礪其貞操俾其精誠所結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夫然後知天之所以成之者至矣若屈子者豈不可謂天之成之者歟忠不見信寃莫能白其發而爲騷亦惟自寫孤忠泣遊魂於江上耳而不知其微辭奥旨實能動天地而感鬼神惜

當時及門如宋景輩諱楚之忌不敢明發其鑄辭本意以致微文愈隱幽怨莫宣幸漢孝武愛騷命淮南作傳而義以明龍門作史而篇益顯此亦千載一時之知遇也迨王叔師章句出而騷反晦唐宋諸儒不能闖其藩籬踵其悠謬愈襲愈晦使後之讀者望洋向若莫之適從嗟乎此豈讀騷者之過不善讀騷者之過也予幼即嗜騷苦無善本會寓江上讀騷小影戊子夏承丹徒石颿山人不惜蒲團午夜苦吟三日夕爲賦讀騷長歌適

來四十四年矣今春雪窗呵硯不憚眼昏筆拙復檢舊
讀研其精義正其譌誤探賾索隱雖不敢自命註騷然
於騷之命脈竊有窺於一管不揣固陋畧爲詮釋庶廬
山面目得以一洗塵昏於二千年後不致沈埋於靉雲
宿霧中實亦賴屈子之靈有以陰相默助以底於成也
書成爰志其始末並載石䲷先生長歌於卷首以識不
忘地下老友昜望之意嘉慶辛未長至日邗江耕心野
老素村陳本禮漫識於水南瓠室山房

江上讀騷圖歌

騷經名篇二十五楚國無風屈原補後人擬騷終不似漢王逸始能章句惟楚山川草木奇奇文蔚起詞賦祖辯騷有劉勰纂騷有孝武反騷有楊雄詆騷有班固痛飲讀騷王孝伯投書弔騷賈太傅悒鬱哀怨情何深以此諷君君不悟卒章亂詞三致志牢愁那得知其故沈淵應共寃魂語直接騷人惟李杜廣陵陳君好奇古恨不與古爲儔侶君

家老蓮繡騷像君家陳深作騷譜我生庚寅同屈
子憔悴形容多不遇陳君何爲亦讀騷年少風神
慕輕舉君欲工詩賦遠遊遠遊託興知何所若有
人兮在江渚蘭舟桂檝何容與點點楚山青瀟瀟
楚天雨瑟瑟楓樹林黯黯涔陽路驚瀾奮湍欲流
不得流明星皓月欲吐不得吐長鯨蒼虬偃蹇亦
何怒我欲攜君洞庭之南瀟湘之浦一讀再讀三
四讀纏綿往復斷還續前歌九歌後九章猩啼鬼

嘯湘妃哭天不可問居不可卜忠不見信神不能
告悲回風兮惜往日可憐終葬江魚腹醒何如醉
清何如濁何不從衆女豈必處幽獨寂寞千秋萬
歲名眼前但得一杯足吁嗟乎讀騷者何人抗志
扳流俗古今善讀騷莫如李昌谷左景差右宋玉
淮南王安上下相追逐江南庾信老波瀾千里哀
傷空極目陳君讀騷得騷骨偉辭自鑄氣清淑君
今三十立修名集芙蓉裳餐秋菊泬寥四顧莫我

# 知美人含睇橫波綠

京江石颿山人張曾撰

# 離騷精義目錄

卷六

# 屈辭精義畧例

一騷之稱經見王叔師序曰孝武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經字乃漢儒所加而後人指爲僭經又漢書傳曰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則是淮南奉詔作傳當另有傳文非僅以天問以下諸篇名之爲傳也自傳文放佚舊目未刪後儒不考其由輒爲訾議幸太史公屈原列傳尚載有國風好色而不淫五十二字猶是離騷傳中語也可以窺

見一斑

一篇目編次自劉向裒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外列入九辯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共十六篇爲總集之祖唐宋以來未之有易至明黃文煥始專取屈子二十五篇之文益以招魂大招爲屈子一家言迨後林西仲蔣涑塍皆祖其說然於篇目前後移易則各成其是余惟漢儒去古未遠當以太史公所讀古本爲定太史曰余讀離騷天問

招魂哀郢悲其志蓋離騷乃騷之總名自應首列天問次之二招又次之哀郢乃九章篇名則九章宜繼二招後九歌爲巫覡祀神之樂章遠遊則莊生世外逍遥語皆騷之逸響而以卜居漁父終焉者騷之變體也

一騷有賦序自帝高陽起至故也止乃騷之賦序漢人三都兩京賦序之祖前人未曾考訂而昭明文選又刪去曰黃昏爲期二語遂使序與經文淆混遥遥二

千年來讀者皆如夢中不但以二語爲衍文而於文
義重複難通處輒穿鑿以彌縫之故詞愈支而義愈
晦矣此豈盧山眞面目耶今於書中凡有賦序者悉
爲標出頓見眉目清醒而章法次第益復燎然

一天問論古事書法原本楚史檮杌然於崇伯鮌則多
恕辭蓋傷其婞直沈淵跡有類乎已於羿浞澆多貶
辭所以寒亂臣賊子之胆於湯武多微辭特伸大義
於當時以弭楚寇周之謀也按綱目周赧王三十四

年書楚謀入寇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爲弑君尹起莘曰楚自屈匄敗亡後其君執死於秦其子繼立自救覆亡之不暇乃欲謀周甚矣前史止遽圖周至綱目始正其入寇之名其罪不在嬴秦下讀尹氏此論則知天問歷述三代征誅放伐之事而語多微詞者義葢有在楚自熊通稱王楚莊問鼎世有無君之心迨懷王在位三十年未聞有此舉者焉知

非屈子之言潛移默奪之耶至頃襄時屈子放逐久
且聽讒而欲逼之死焉能用其言哉此義歷來註家
從無齒及故特爲發明以告世之讀天問者

一九章之文應分懷襄兩世之作惜誦抽思思美人作
於懷王時哀郢以下則頃襄時作也橘頌乃三閭早
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且體涉於頌與九章之文不
類應附於末舊次未分且有謂橘頌乃原放於江南
時作未可爲據

一騷經體兼風雅前賢論之詳矣然未知天問是題圖之作二招乃託諷之詞惜誦格稱問答懷沙自祭哀辭湘君夫人比興雖殊篇聯一氣大少司命天星同傳並轡揚鑣山鬼實解嘲之祖遠遊闢遊仙之逕卜居詞創荅賓漁父文成客難河伯則伊人宛在東君則日出入安窮餘若悲回風之嬋媛儼若娑婆門咒鬼地獄現像此皆筆有化工思入元渺故能神怪百出後三百而爲開山之祖豈秦漢而下之才人所

能彷彿哉

一烹詞吐屬之妙天籟生成其淒其處如哀猿夜叫釀郁處如旃檀香焚鮮豔處如琪花綻蕊蒼勁處如古柏參天其繪聲繪色處如吳道子畫諸天無美弗備其經營慘澹處如神斧鬼工巧妙入微然又皆從至性中流出非斤斤以篇章字句矜奇炫巧也

一采輯衆說皆掇其能闡揚奥義或足發明言外之義者探元珠於赤水識良璧於荆山要在機神切中肯

檃若語無關乎痛癢或似是而非或鑿空謬贊老生常談槩置弗錄

一註中訛謬有因相舛而誤者有因踵訛而誤者如伯陽之陽訛强康謀之康訛湯啟秉季德訛該謚上自予訛試此因別字而訛也若夫故實之誤如啟棘賓商乃啟賓商均事而註引山經上賓於天之文以賓之獻蒸肉之膏乃羿弒帝相事而註謂以豕膏祭天焉得夫朴牛乃上甲微伐有易事而註謂湯出獄得

大牛眩弟並淫指慶叔牙而註謂指象何馮弓挾矢美季歷也註謂指稷彭鏗斟雉雉乃飲器註謂斟雉羹饗堯謚上自予乃子囊謚楚共王事註謂昭王奔隨凡此皆訛誤之大者不敢貽誤後人故列正誤一條餘若設闕曲說筆不勝載故畧之

一前人論騷如黃文煥之十八聽蔣涑塍之餘論林西仲之說例魯雁門之讀法非不娓娓動聽然語多穿鑿未臻上乘非眞三昧

一林西仲纂有懷襄二王事蹟以備讀者參考蔣涑塍因西仲本復輯楚世家及左國諸書附以已見補繪楚地理五圖較西仲氏爲詳不能備載姑闕之

一蔣涑塍有楚詞說韻苦於太繁劉雙虹楚辭叶音又嫌其太簡葢楚都地屬周南時之漢廣字多楚音士人汲古漱芳未有不熟二南而能讀楚詞者考古音而叶古韻是在知音者今各叶句下若叶韻前文已見而後有再叶者則止書叶而不書韻省繁也

一古詩分章創自喜起三百繼之有賦有比有興楚辭古本不分章句至朱子始分之後人有分有不分然分之眉目始清脈絡亦易於尋覓蓋章猶解也漢樂府用解者便於歌也其間音節之頓挫聲調之抑揚悉於解中見之楚辭亦歌也所謂行吟澤畔者長歌當哭之意也其間章各有旨句各有意字各有法總不欲使人一覽而盡至於音調之高朗又全乎天籟矣

一離騷圖創自實父仇氏家洪綬亦繪有九歌圖　本
朝蕭尺木從而廣之合三閭鄭詹尹漁父爲一圖九
歌九圖天問五十四圖會經　乙覽　高宗
壬寅　特命　內廷補繪離騷三十二圖九章九圖
九辯九圖招魂十三圖大招七圖香草十六圖足稱
大觀爲士林雅製惜不能摹繪諸圖弁諸書首傳之
人間以廣見聞是所歉也

一古今從無閨秀註騷者康熙庚寅有練湖女子姓陳

名錄者註楚辭發蒙五卷自序垂髫口授楚辭二十五篇曾遍閱漢唐以下三十一家許本而嫌其重複拖沓荒淫鄙瑣可憎可厭其言切中諸家之弊可謂讀騷有識者矣然惜其仍落前人窠臼未能拔乎其萃特有一二可異者美人遲暮句註云至此方入題又招魂遺視矊些句註云此所謂臨去秋波那一轉也二語恰與予同大奇此書無刊本識此以存其人

一拙註倣箋仿鄭康成註毛詩例各有發明以發前人

未發之義其中間有未盡及文外之意附註於後以
便讀者參觀
一所采諸家均有姓氏總目註中惟記書名不標姓氏
亦省繁也

參引諸家

離騷傳　淮南王劉安

離騷章句　王逸

辨騷　劉勰

史通　劉知幾

文選六臣註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

天對　柳宗元

離騷補註　洪興祖

離騷集註　朱晦菴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
離騷集傳　錢杲之
楚詞疏　陸時雍
文選瀹註　閔赤如
天問別註　周拱臣
閔本批點　陳深
繪像楚詞　來欽之

楚詞聽直 黃文煥
楚詞評林 沈雲翔
離騷解義 李安溪
天問補註 毛奇齡
楚辭鐙 林雲銘
離騷正義 方靈皐
文選評 何義門
屈辭洗髓 徐文煥

離騷節解　張德純
楚辭評註　王萌　姪王遠
文選評註　方榕川
楚詞詳解　奚蘇嶺
騷辯　朱冀
離騷彙訂　王貽六
離騷新註　屈復
山帶閣註　蔣驥

楚詞節註 姚培山

楚詞約註 高秋月

楚詞讀本 方人傑

楚辭發蒙 練湖女子陳銀

文選音義 余簫客

屈騷心印 夏大霖

史記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

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
疎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
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
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

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
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
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
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
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
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

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驩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

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貞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

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沈汨羅以死後有楚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名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 屈原外傳

唐 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

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采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

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并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須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噫異哉原以忠死直

古龍比耆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
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
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 屈辭精義卷之一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 離騷

**發明** 騷辭首變三百體製爲詞賦之祖其結格之奇前有序後有亂中間往復鋪敘情詞愷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嬃以下諸章純用比喻而幽衷苦意一一曲繪而出淮南王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太史公曰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偁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千古以來善說騷者惟淮南與龍門二人而已餘如子雲反騷孟堅序騷直門外漢他若叔師章句劉勰辯騷柳州天對固毋庸瑣瑣矣

**淮南王曰**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王逸曰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喻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帝高陽帝顓頊楚之先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子父字攝提歲支在寅曰攝提格貞正也於孟陬寅月兮惟庚寅寅日吾以降叶洪誕生也

箋　開首標一貞字便見生時已得乾剛四德之一敘祖考見世德之美紀年月日見生時之美皆所謂內美也

節解　首溯與楚同源共本世為宗臣便有不能傳舍其國而行路其君之意

皇皇考也覽揆予於初度天之躔度初週晬盤月也兮肇錫予以嘉名名子

正則靈均跟上貞字來乃伯庸取以名子之義離騷明明自道何以史遷曰名平又曰原者豈古人果有乳名小字如令尹子文之一名鬬穀於菟耶

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 高平曰原故名之以平字之曰原正則靈均釋名字之義都元敬曰正則靈均乃其小名小字

發 禮子生三月而名之既冠而字之三閒名字不錫在一時度者天之躔度日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四分之一又値始生之度曰初度鄙齡成歲矣若以初生爲度豈胎髮未乾遽即覽揆錫之以名字乎況取俎豆而提干戈必待知識初開而後可以覽其靈明聰慧也

邵瓚曰 述世系名字不言姓者楚同姓也已爲宗姓乃遠述高陽近不本封國者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

正誤 初度舊詁指爲氣度爲時節及爲年月日皆支首者均誤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 天上 兮 紛字倒句 又重 重其力 之以修 用 能 發蒙 修字是眼結上生下 叶佴 學力

扈 被 江離 蘼蕪 與辟 薜荔 芷兮紉 結 秋蘭以爲佩 扈紉見修能之功用

【解義】扈者被服在身以喻德美佩者隨身取用以與材能

【節解】蘭芳秋而彌烈君子佩之所以象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屬此則首喻己之博采衆善以爲修飾也

汩（水流疾貌）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音毗楚南山名）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叶米朝夕即若將弗及意）

【解義】若將弗及修之勤也木蘭去皮不死則德行益貞宿莽經冬不枯則材能彌茂

【發蒙】汩字新雋已上自敘年譜簡潔秀麗開史漢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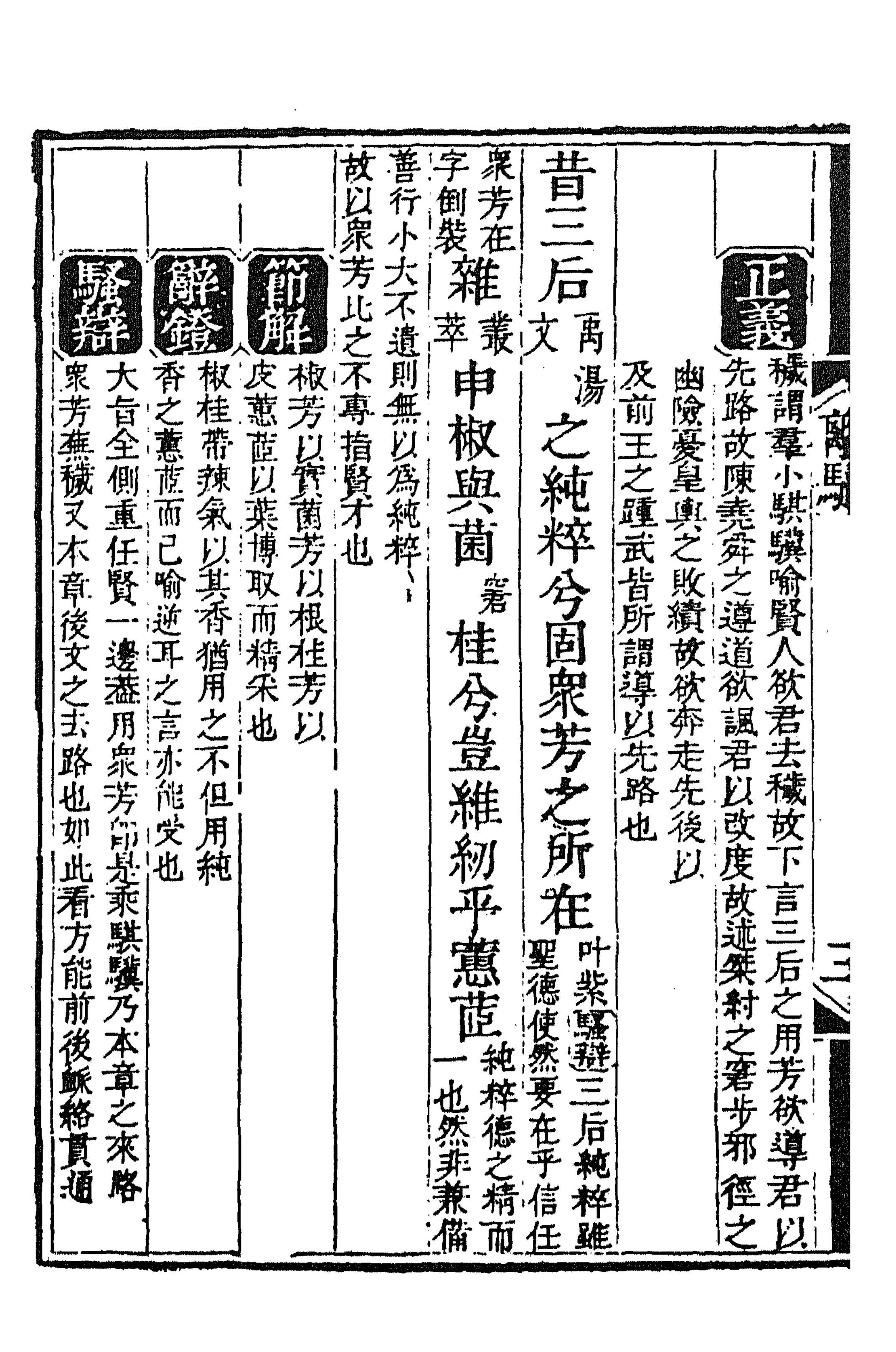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諸芳）（頂上）之零落兮（草彫曰零木隕曰落）恐美人之遲暮（上三句烙下美人文法側裝【發蒙】）（草木自喻美人比君此方入題）

箋 以美人稱君本詩東兮之章君子進德修業既自强不息尤欲君之及時用賢圖治也美人句乃離騷命意入題處爲全騷之根後文求女諸章皆從此處發脈末則歸到西海爲期又專爲此西方之美人也此如靈芽初茁循其脈而尋之則千枝萬葉無非一本之所發也讀至國無人莫足與爲美政美人二字雙收則葉落歸根仍不離乎宗祖此一篇之大旨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指上美人言何不改乎此度舊染之污也乘騏驥君用賢以馳同馳騁兮臣効命來勉而望之之詞吾道導也夫先路通篇點睛扼要

在撫壯棄穢乘騏驥三層故開首卽痛切言之非泛泛作指點語

箋 此原欲以師保自任如伊尹之相湯周公之輔周也君圖治則竭輔弼股肱之力君用賢則盡吐哺握髮之忱其規模宏遠情詞懇切直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此騷之所以稱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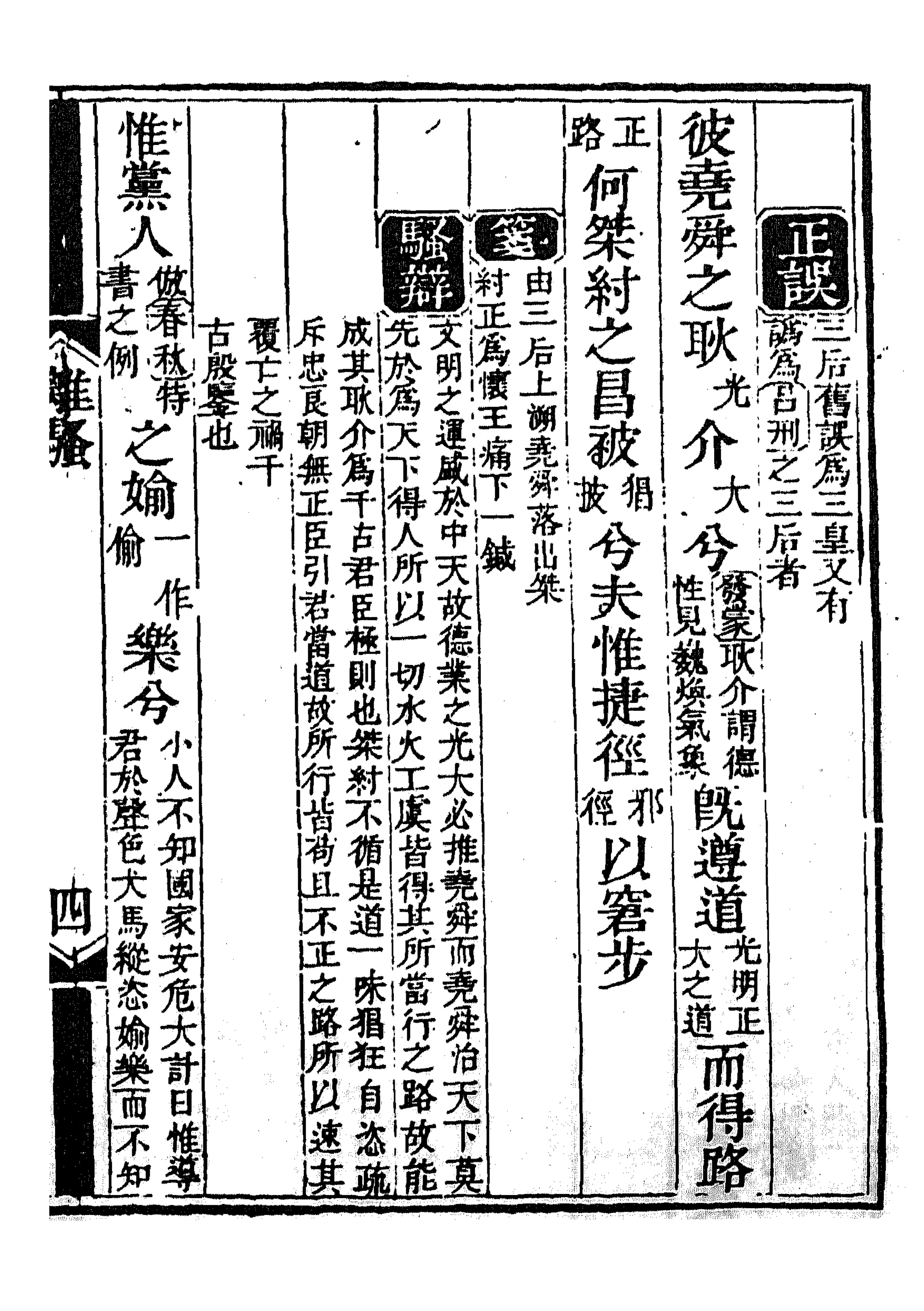
**正義** 穢謂羣小騏驥喻賢人欲君去穢故下言三后之用芳欲導君以先路故陳堯舜之遵道欲諷君以改度故述桀紂之窘步邪徑之幽險憂皇輿之敗績故欲奔走先後以及前王之踵武皆所謂導以先路也

昔三后禹湯文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叶紫 騷辯 三后純粹雖聖德使然要在乎信任衆芳在字倒裝雜叢萃申椒與菌箸桂兮豈維紉夫蕙茝純粹德之精而一也然非兼備善行小大不遺則無以為純粹、、故以衆芳比之不專指賢才也

**節解** 椒芳以實菌芳以根桂芳以皮蕙茝以葉博取而精采也

**辭鐙** 椒桂帶辣氣以其香猶用之不但用純香之蕙茝而已喻逆耳之言亦能受也

**騷辯** 大旨全側重任賢一邊蓋用衆芳即是乘騏驥乃本章之來路衆芳蕪穢又本章後文之去路也如此看方能前後脈絡貫通


【正誤】三后舊誤爲三皇又有誤爲呂刑之三后者

彼堯舜之耿光介大兮【發蒙】耿介謂德性見魏煥氣象既遵道光明正大之道而得路正路

何桀紂之昌被猖披兮夫惟捷徑邪徑以窘步

【箋】由三后上溯堯舜落出桀紂正爲懷王痛下一鍼

【隘辨】文明之運盛於中天故德業之光大必推堯舜而堯舜治天下莫先於爲天下得人所以一切水火工虞皆得其所當行之路故能成其耿介爲千古君臣極則也桀紂不循是道一味猖狂自恣疏斥忠良朝無正臣引君當道故所行皆苟且不正之路所以速其覆亡之禍千古殷鑒也

惟黨人做春秋特書之例之婾一作偷樂兮小人不知國家安危大計曰惟導君於聲色犬馬縱恣婾樂而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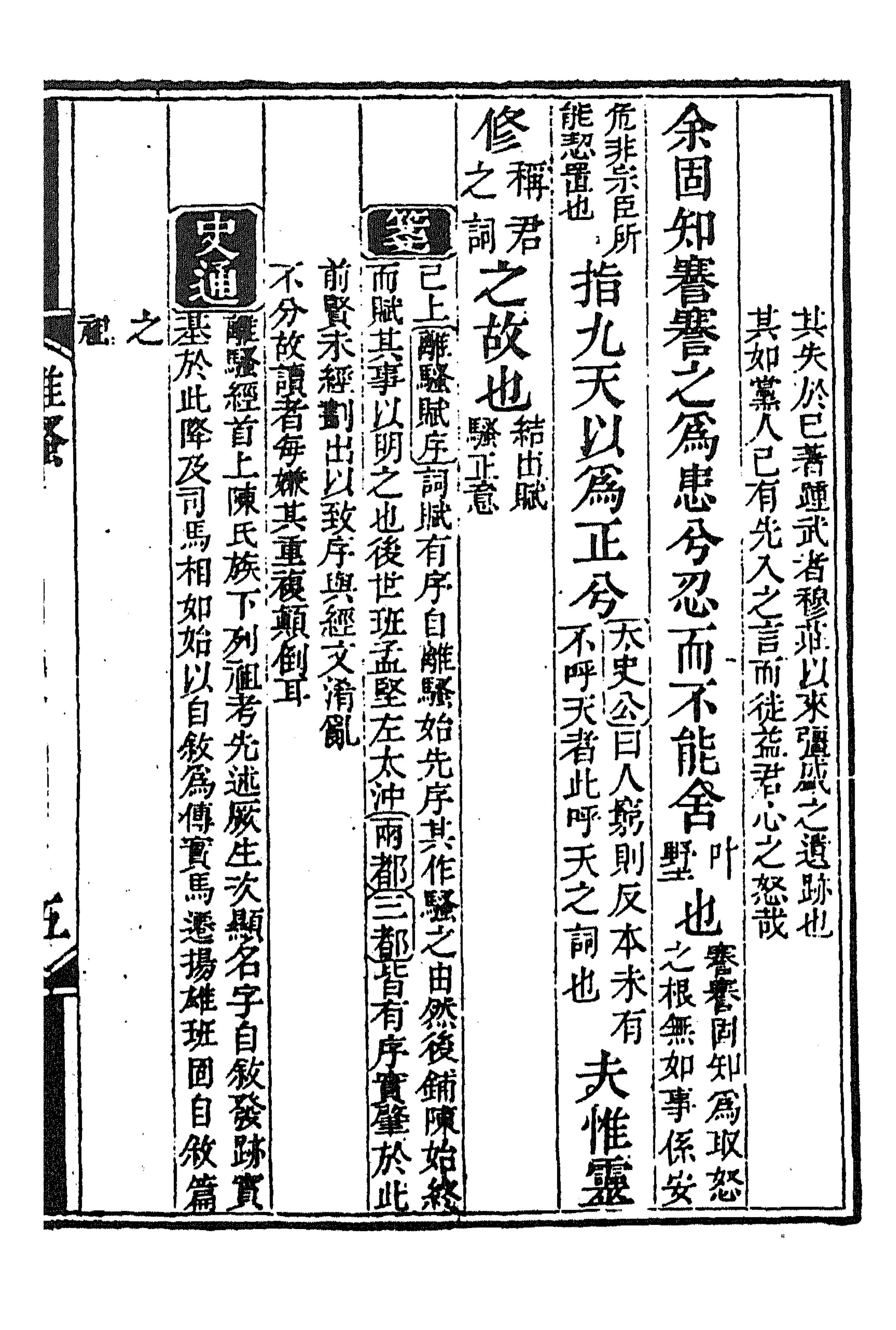
國政日非疆事日壞矣

路（邪路）幽昧以險隘（叶搕）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大）輿（君之所乘）之敗績（〔春秋〕書戰大崩曰敗績）

〔箋〕黨人爲罪之魁禍之首也路幽昧則詭譎可知險者設穽以陷人隘者極力排擠使人無容身之地一人傾之十人下石所謂黨也是時楚懷兵敗地削子質於齊受欺於秦疆事日壞國政日非而在廷羣小不能臥薪嘗胆猶日諂佞成風苟安是圖屈子宗臣與國休戚相關目不忍視故大書特書以重著其罪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敢顯言君故以香草呼之）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發蒙〕至此方點讒字然己聲咽而不能出矣）而齊（音劑）怒（叶弩積怒含恨也）

〔騷辯〕此指爲左徒時與王圖議國政直言正諫也奔走北遇事輒盡言若惟恐赴救之無及而竭蹶以趨也先者開其邪於未形後者爭



其失於已著踵武者穆毋以來彊盛之遺跡也其如黨人已有先入之言而徒益君心之怒哉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叶墅謇謇固知爲取怒之根無如事係安危非宗臣所能恝置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太史公曰人窮則反本未有不呼天者此呼天之詞也夫惟靈修之稱君之詞故也結出賦騷正意

鑑 已上離騷賦序詞賦有序自離騷始先序其作騷之由然後鋪陳始終而賦其事以明之也後世班孟堅左太沖兩都三都皆有序實肇於此前賢未經劃出以致序與經文淆亂不分故讀者每嫌其重複顛倒耳

史通 離騷經首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實馬遷揚雄班固自敘篇之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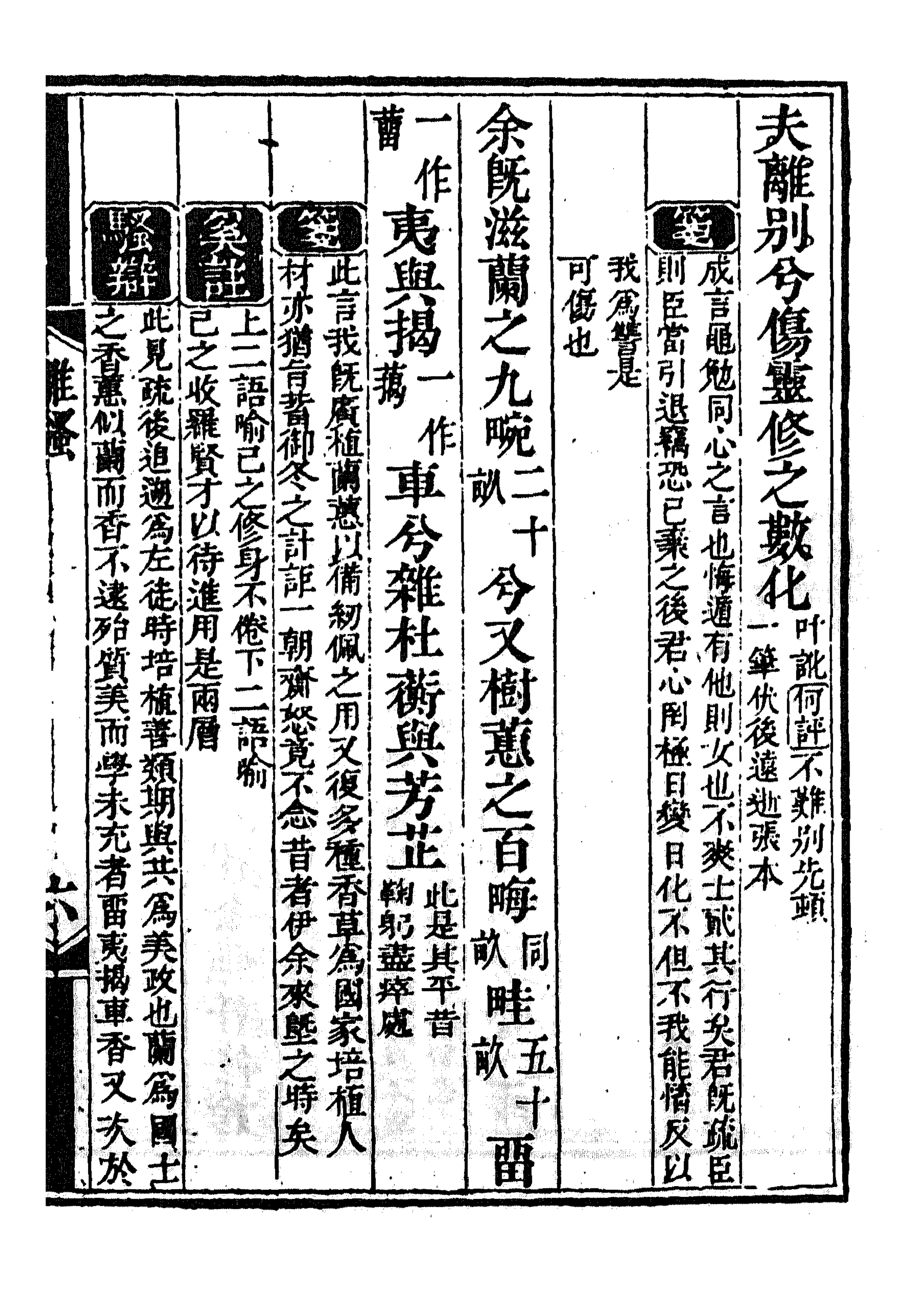
**右第一節序文** 凡十一解起如崑崙起祖來脈甚遠落如峯巒結穴其義甚深其氣甚厚非一邱一壑所能盡其蘊也

曰（標經王文故以日字另起）黃昏以爲期兮羌（楚語猶何爲也）中道而改路（叶若羅）

**箋** 親迎之禮以昏爲期此大夫自述筮仕之初猶之女子適人一經聘訂遂以終身黃昏爲期及爾偕老之誓也中道改路則不我屑以不思其反此從谷風氓與章之見棄於其夫也脫化而出

**正誤** 案黃昏爲期二語洪與祖曰王逸不註此二句疑後人所增朱子曰洪說雖有據安知王逸以前已脫此兩句耶考今王逸本現有此二句惟文選脫此二句似昭明不知離騷有敘特刪此二語使敘文聯成一篇故後世以訛傳訛實自昭明始也

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遁辭如其所窮）而有他（讀佗）余既不難



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叶訛何評不難別先頓一筆伏後遠逝張本

【箋】成言鼂勉同心之言也悔遁有他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矣君既疏臣則臣當引退竊恐已棄之後君心剛極日變日化不但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讐是可傷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二十畝兮又樹蕙之百畮同畝畦五十畝畱一作蕾夷與揭一作藒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此是其平昔鞠躬盡瘁處

【箋】此言我既廣植蘭蕙以備紉佩之用又復多種香草爲國家培植人材亦猶旨蓄御冬之計詎一朝齋怒竟不念昔者伊余來塈之時矣

【集註】上二語喻己之修身不倦下二語喻己之收羅賢才以待進用是兩層

【騷辯】此見疏後追遡爲左徒時培植善類期與共爲美政也蘭爲國士之香蕙似蘭而香不遠殆質美而學未充者畱夷揭車香又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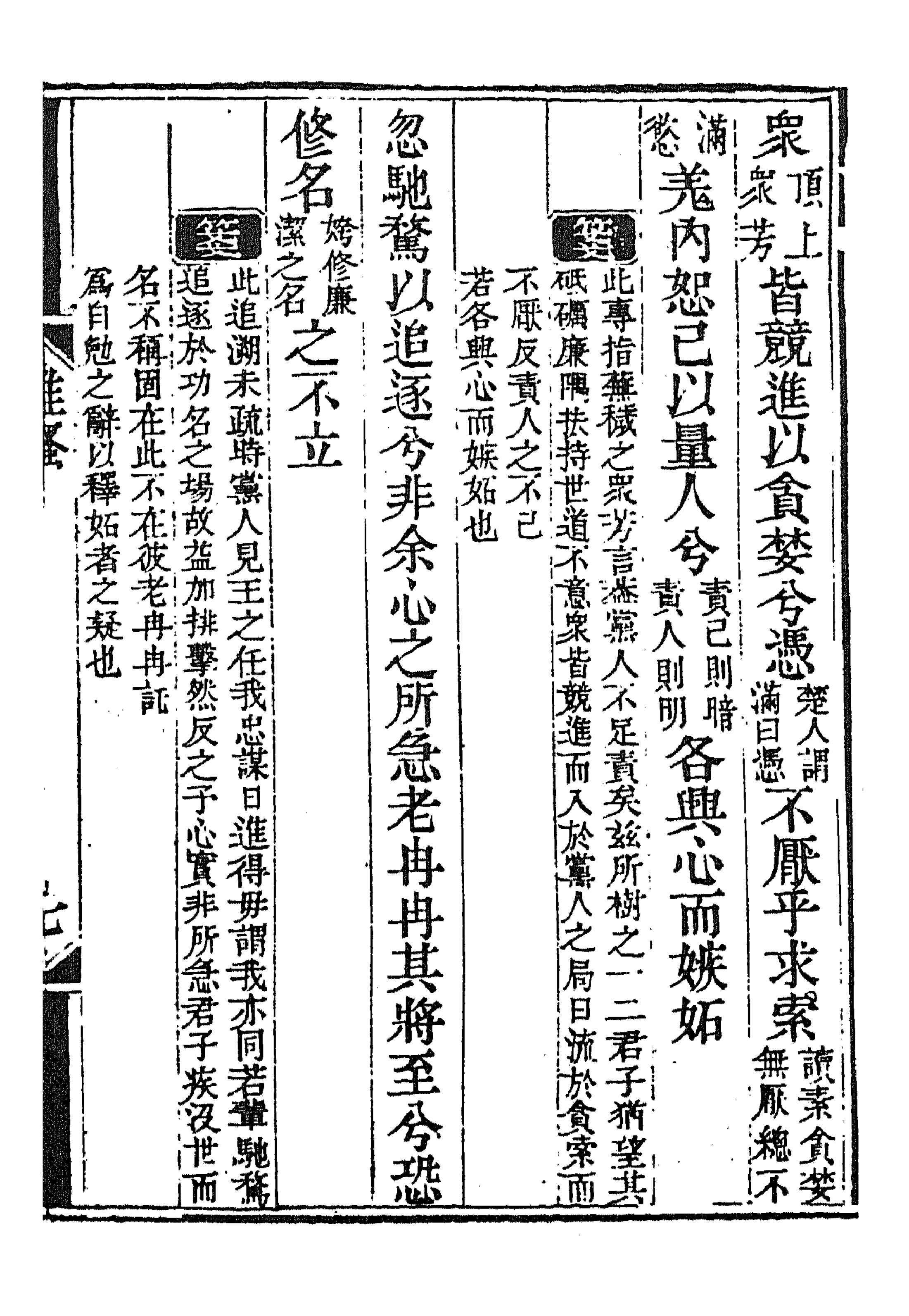
蕙皆可以備治繁劇之才作應對之選杜蘅芳芷小草之微香者以比一藝之長無不兼收而並采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 願及時而進用 雖萎絶其亦何傷乎 見身雖被疏而芳香不改也 哀衆芳之蕪穢

箋 特恐已去之後羣芳無主士氣沮喪必致變而爲穢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哀哉

箋註 承上章言本欲儲才以待已之進達今已雖見絶於君亦何傷乎可哀者衆賢皆廢也愀然有一君子退衆君子皆退一小人進衆小人皆進之慼

解義 三后之威所資者衆芳耳我昔爲國培植冀其及時收用今則不傷其萎絶而哀其蕪穢雖萎絶芳性猶在也蕪穢則將化而蕭艾是乃重可哀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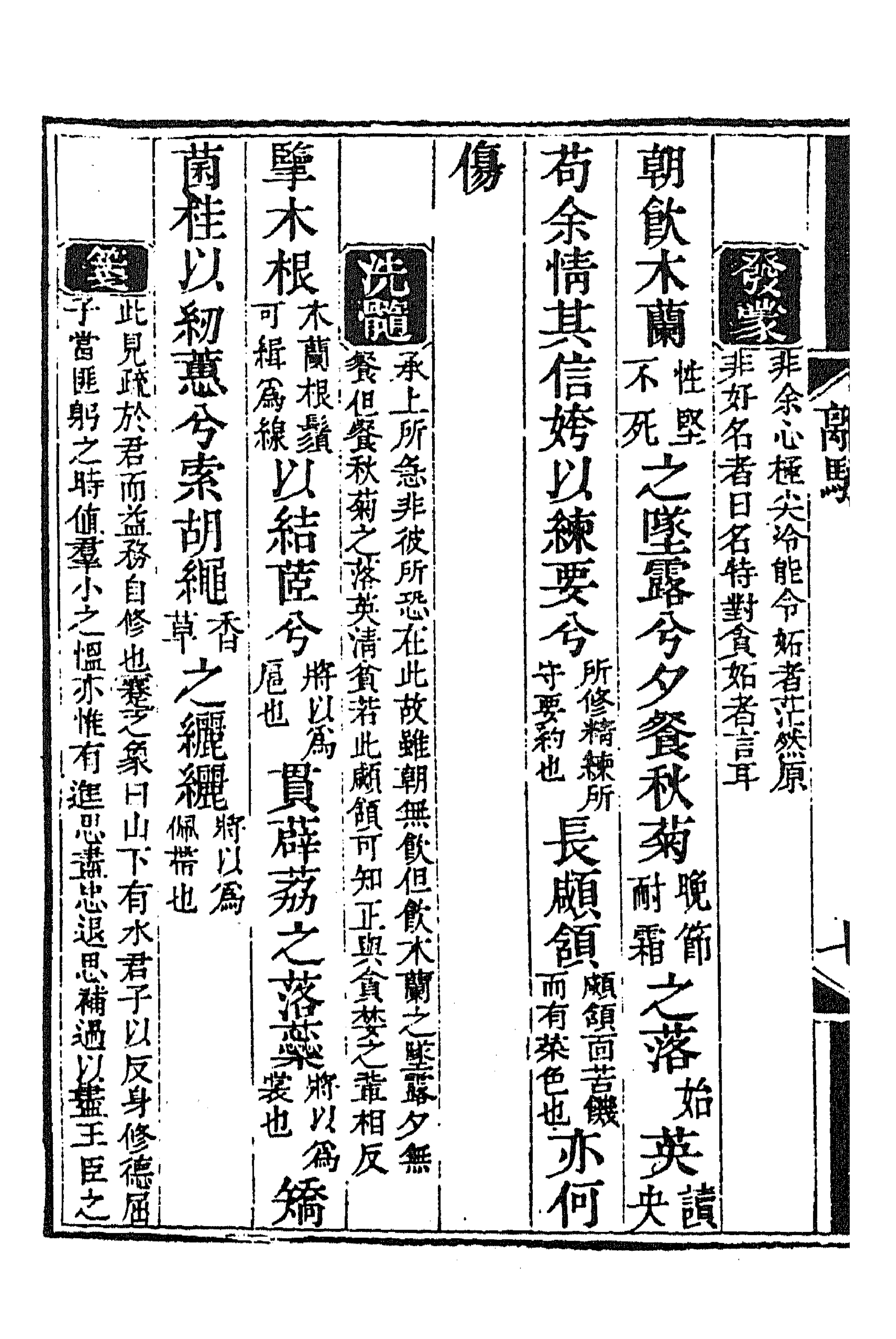
衆（頂上衆芳）皆競進以貪婪兮憑（楚人謂滿曰憑）不厭乎求索（讀素貪婪無厭總不滿慾）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責己則暗 責人則明）各興心而嫉妒

箋 此專指蕪穢之衆汎言黨人不足責矣茲所樹之一二君子猶望其砥礪廉隅扶持世道不意衆皆競進而入於黨人之局日流於貪索而不厭反責人之不已若各興心而嫉妬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姱修廉潔之名）之不立

箋 此追溯未疏時黨人見王之任我忠謀日進得毋謂我亦同若輩馳騖追逐於功名之場故益加排擊然反之于心實非所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固在此不在彼老冉冉訛爲自勉之辭以釋妬者之疑也



【發蒙】非余心極尖冷能令妬者茫然原非好名者曰名特對貪妬者言耳

朝飲木蘭（性堅不死）之墜露兮夕餐秋菊（晚節耐霜）之落英（始讀央）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所修精練所守要約也）長顑頷（顑頷而苦饑而有菜色也）亦何傷

【洗髓】承上所急非彼所恐在此故雖朝無飲但飲木蘭之墜露夕無餐但餐秋菊之落英清貧若此顑頷可知正與貪婪之輩相反

擥木根（木蘭根鬚可緝爲線）以結茝兮（將以爲扈也）貫薜荔之落蘂（將以爲裳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香草）之纚纚（將以爲佩帶也）

【箋】此見疏於君而益務自修也蹇之象曰山下有水君子以反身修德屈子當匪躬之時值羣小之愠亦惟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王臣之

節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計也此雖自擬亦暗寓乎昔網誨之辭擥露者先聖緒言落英者時王新義木根以重根本薜荔以謹細行菌桂辛辣以喻法言蘭蕙清香以喻巽語索之胡繩則約束其身心而不得縱恣也此見既疏後猶復謇謇不休也

**存註** 前言遲芷此更以木根之堅勁者結之茝以薜荔貫之前言佩蘭此更以菌桂之辛烈者紉之蕙以胡繩爲索而束之明摧折之後所修益加勵也

**右第二節經文** 凡七解已上傷雖修哀眾芳表貞潔作三層入首以清經之來脈原序不與經混章法既明則以下文義層次可迎刃而解矣

謇承序中謇字來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殷賢大夫諫君不聽投水死之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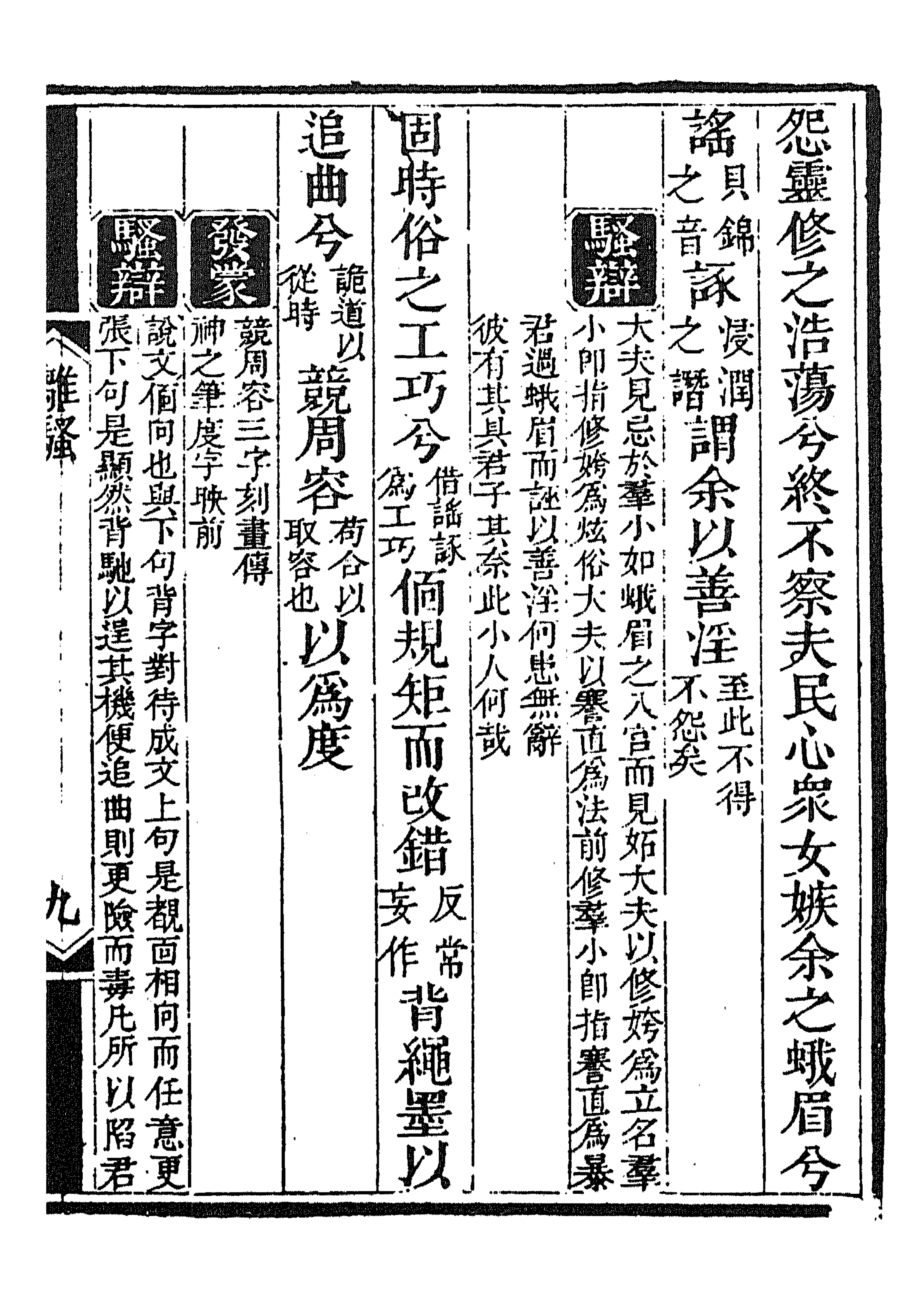
箋 謇則必不能周於今人依彭咸遺則益預爲自處地步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泛指孤臣孽子言）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馬韁）羈（馬絡）兮謇（兩謇字分點）朝誶（諫）而夕替（叶廢也何曰　涕替首尾叶）

箋 此明因謇被替之故鞿如馬韁在口羈如馬革絡首比已欲言既不敢逆鱗以招尤欲行又不敢觸機以致侮而仍復朝被誶而夕被替也

既替余以蕙纕（佩帶）兮又申之以攬茝（見替非一次）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死字初見）其猶未悔

箋 人不難於一死難於九死既以蕙纕見替則宜知悔矣又申之攬茝而猶不悔以見其立志之堅如此非死生所能搖撼者以起下文怨字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不然則臣子之於君豈敢輕露一怨字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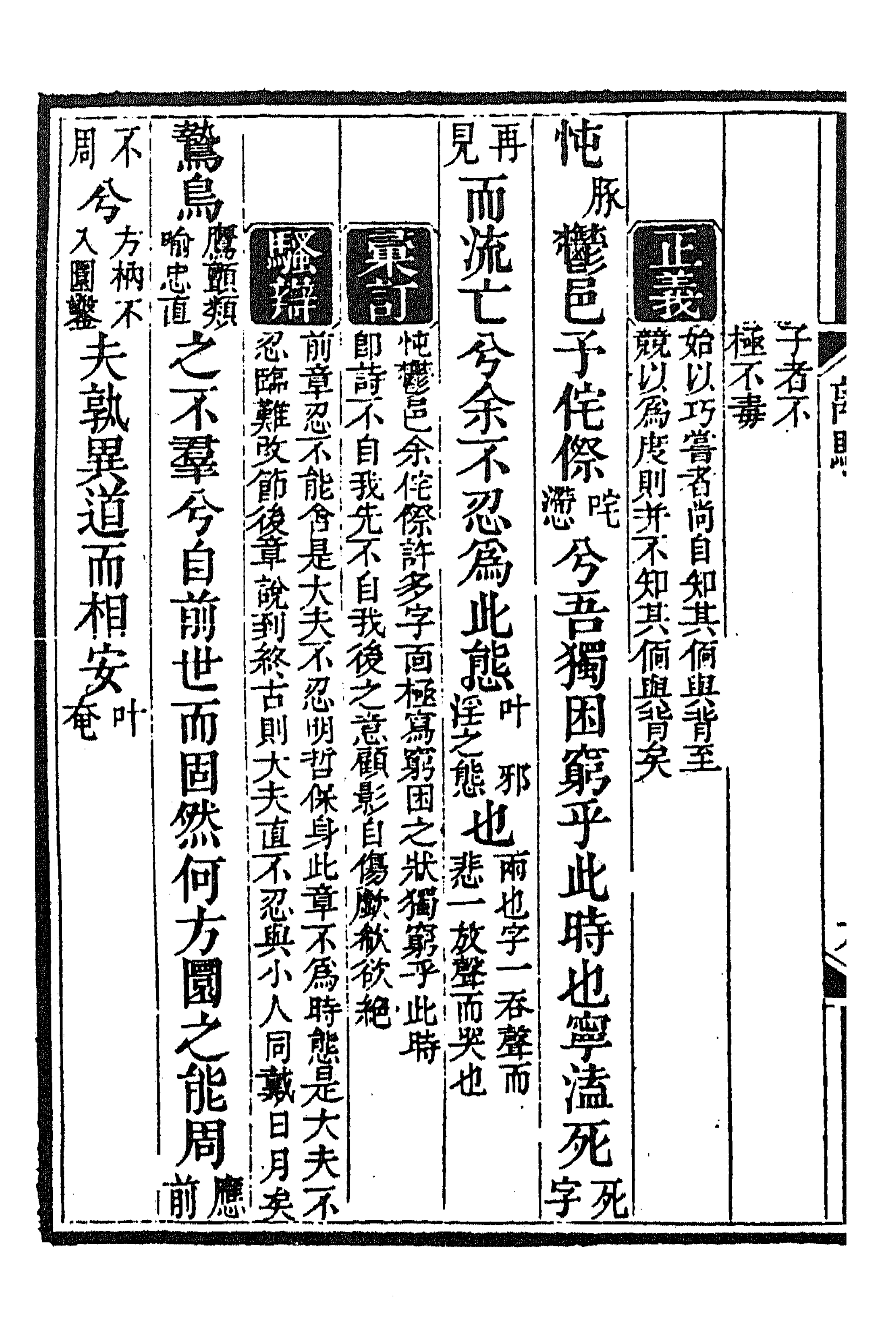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貝錦之音諑浸潤之譖謂余以善淫至此不得不怨矣

騷辯 大夫見忌於羣小如蛾眉之入宮而見妬大夫以修姱爲立名羣小即指修姱爲炫俗大夫以謇直爲法前修羣小即指謇直爲暴君過蛾眉而誣以善淫何患無辭彼有其具君子其柰此小人何哉

固時俗之工巧兮借謠諑爲工巧偭規矩而改錯反常妄作背繩墨以追曲兮詭道以從時競周容苟合以取容也以爲度

發蒙 競周容三字刻畫傳神之筆度字映前

騷辯 說文偭向也與下句背字對待成文上句是覿面相向而任意更張下句是顯然背馳以逞其機使追曲則更險而毒凡所以蹈君


子者不
極不毒

正義　始以巧嘗者尚自知其偭與背至競以爲度則并不知其偭與背矣

忳（脉）鬱邑予侘傺（咤懣）兮吾獨困窮乎此時也寧溘死（死字）

再見　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叶邪　淫之態）也（兩也字一吞聲而悲一放聲而哭也）

彙訂　忳鬱邑余侘傺許多字而極寫窮困之狀獨窮乎此時即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之意顧影自傷歔欷欲絕

騷辯　前章忍不能含是大夫不忍明哲保身此章不爲時態是大夫不忍臨難改節後章說到終古則大夫直不忍與小人同戴日月矣

鷙鳥（鷹鸇類喻忠直）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應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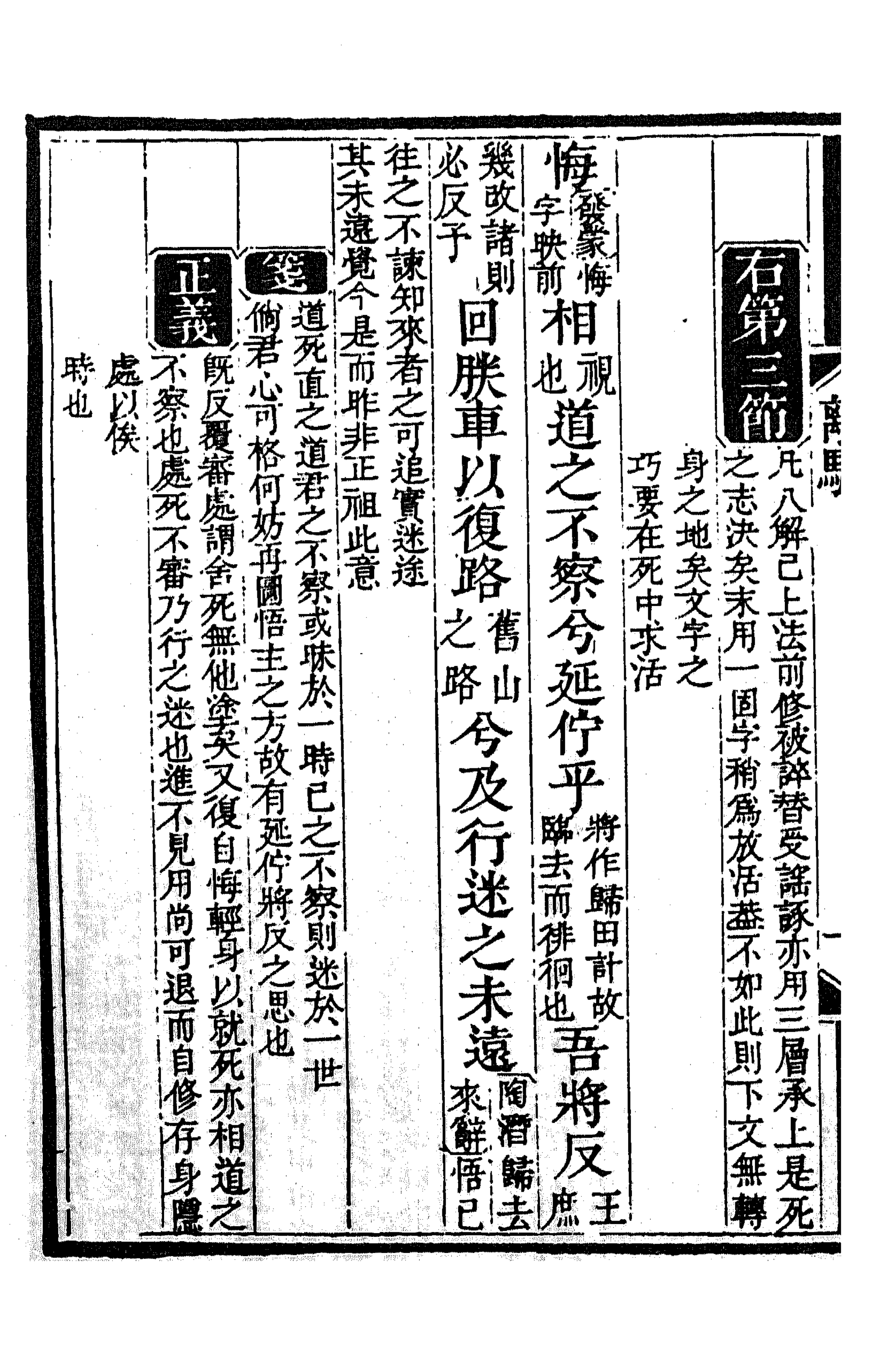
不周　兮（方枘不入圜鑿）夫孰異道而相安（叶奄）

【箋】已上反復論說皆申言其所以不能周於今人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取訽同詬伏清白以死死字三見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何評厚重也遲回鄭重不遽引決也

【箋】己上凡三言死字皆為怨字洗發以見其不得已之心也而末復插入一固字者繳足上文三死字又為下文悔字漏洩春光一線蓋受怨誹之誅國法或不可逃若因謠諑之辱其死固可少緩何也我與君國休戚相關竊恐己一死後君終不悟國事日非必致社稷傾危蓋君與社稷重而死為輕不妨稍緩以冀其一朝改悟也倘九原不復不但重傷吾君之心更恐益吾君之過矣用固字一勒吸起下文悔字如珀引芥

【節解】古固有志行皎然寧直道以死不肯枉道以生者如比干夷齊之見偁於孔子安在知我者之無人乎夫受謗於羣小而見許於聖人屈於一時而信於百世從違之間不再計決矣





右第三節 凡八解已上法前修彼評替受謠諑亦用三層承上是死之志決矣末用一固字稍爲放活蓋不如此則下文無轉身之地矣文字之巧要在死中求活

悔（發蒙 悔字映前）相（視也）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將作歸田計故躊去而徘徊也）吾將反（王庶幾改諸則必反予）

回朕車以復路（舊山之路）兮及行迷之未遠（陶潛歸去來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正祖此意）

箋 道死直之道君之不察或昧於一時已之不察則迷於一世倘君心可格何妨再圖悟主之方故有延佇將反之思也

正義 既反覆審處謂舍死無他途矣又復自悔輕身以就死亦相道之不察也處死不審乃行之迷也進不見用尚可退而自修存身隱處以俟時也

【正誤】相字諸家皆作輔相字解且謂回車爲不肯背道行邇迷途即所欲去之路誤也

步余馬於蘭皐（歸途芳徑）兮馳椒邱（山居舊開）且焉止息（見行止栖息猶然昔日之芬芳故步也且焉者聊且爲稅駕之地也）進不入以離（罹）尤兮退將復修（製也）吾初服（初衣）

【箋】首二語正淵明所謂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也回車之後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則我之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初服江蘺辟芷之服也

【外傳】原故宅在江陵姊歸鄉有女嬃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江陵有玉米田即原所耕之地原蒙讒被放耕吟於野倚耒號泣時楚大荒原嘆淚處獨產白米如玉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孫月峯曰下二語是創句法

箋 原雖退居林下而愛芳舊習仍然屈彊傲世既曰不吾知其亦已兮而又曰苟余情其信芳則是口中欲已而心中尚不欲其已猶冀表異於人也所以後文復有往觀四荒之語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光彩芳氣之馨與澤色之潤其雜糅錯兮唯昭質光明本體其猶未虧發蒙見得透亦唯自信得過

箋 原外傳原細瘦美鬚髯神秀頭好奇服冠切雲之冠蓋大夫本好修潔而此又寫得分外出色既以自負并以自矜顧盼自恣使旁觀者不可耐此已大不悅原賦序中紉秋蘭以爲佩來於阿姊之口矣

將往者虛擬之詞不知適觸乃姊之怒盍女嬃素不喜原以芳菲表異況欲往觀於四荒乎此原所以受其詈而卒無以自解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示乎四荒 國中之人不吾知也已或者四荒之外有愛我者乎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箋** 反顧遊目大有顧影自憐還自嘆不知傾國是何人之感菲菲彌章則更加意修飾以圖表異此又大不愜乃姊之意所以勤其申申之詈也

**正義** 隱居獨善已無意於人世矣忽反顧思賢之未爵而不忍坐視滔滔之天下故欲往觀四荒或有惠我之佩飾好我之芳菲者乎

**正誤** 爾雅觀指示也故屈辭凡用觀字皆從示義他本悉作看字解於文義不合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叶張

**箋** 此以好修自解初非求異於人祇自修其在我者而已豈見詈見申所能懲余心而改節乎盍大夫不肯苟且用世故復以體解爲誓仍是前

夫九死不悔故智遁起
下文爲女嬃責原張本

右第四節　凡七解已上悔相道修初服觀
四荒又分三層作轉章法一變

女嬃原姊之嬋媛賢淑貌兮申申其詈予叶與數詞之也曰鮌婞直以
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叶野前車之覆近在本宗可以爲鑒

箋　原以屢遭斥逐之人不痛自懲戒仍以婞直自鳴無所忌憚其姊眼見
乃弟如此情狀將來[illegible]必殺身故不得不痛加勸戒以冀少貶其志而
保其身也此借女嬃爲中峯起頂以下陳辭
上征占氛占咸總從此一詈生出章法奇幻

補註　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
從因名曰姊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女嬃之意蓋欲原爲甯武子之愚不欲爲
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爲上官椒蘭也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二語宛然婦女聲口薋蒺藜菉王芻葹枲耳三者皆惡草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騷辯　博取也與好字對姱節又總承之立朝固貴謇諤博則似乎因君之過臣以成名君子固當自修好則似乎有心立異沾沾自喜古大臣事君往往屏人極論退無後言不矜不伐故能名垂竹帛而身安於太山若己修然自以爲姱節世人亦羣然歎羨以爲惟若人獨有此姱節取忌賈禍莫此爲甚此姊須何字一詰道著病根令大夫無言可對者也薋菉葹之惡草本當遠離不服何況大夫但姊所不滿者在一判字與上章婞字相對同爲賈禍之本蓋鮌之終死出於剛狠外露原之見嫉由於疾惡太嚴從來正人塗炭往往因摯小擯於清議無地自容激成門戶之變皆此一判字爲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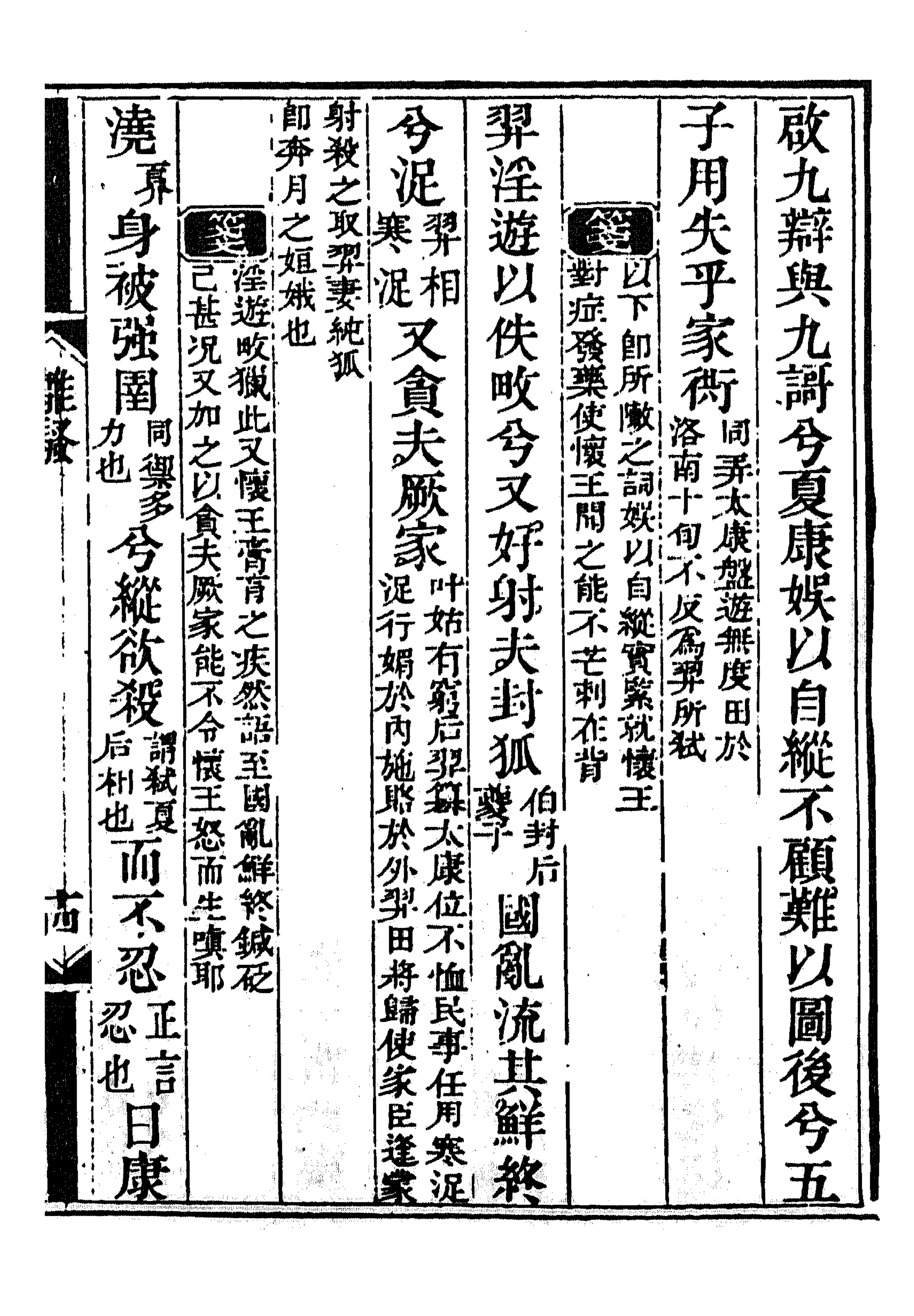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姊代言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

兮夫何煢獨而不余嬃自謂聽舉朝皆營私結黨惟友言是好且他山之石猶可攻玉何家庭之言反藐而置之耶怪之之詞

**彙訂** 女嬃三以獨字詰大夫獨非大夫所諱獨好修以爲常大夫不嘗自云乎特衆好爲朋便見爲獨耳舉世滔滔原獨獨行踽踽姊嬃之云若責之實深痛之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追維平昔之所守喟憑心而歷茲嘆息今日之所遭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舜廟在蒼梧

**箋** 即借乃姊節字婉言以答之而又曰中者正以解乃姊博好紛獨四字督責之深也蓋博好則不免有矯强之弊紛獨則不無有固執之愆由中而行正依先聖道以礪此苦節之貞耳就重華敶詞者因被乃姊之責無以自明故特將平昔諫君之詞託敶重華以正其是非之中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衖 同弄太康盤遊無度田於洛南十旬不反爲羿所弒

箋 以下即所歎之詞娛以自縱實緊就懷王對症發藥使懷王聞之能不芒刺在背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伯封后夔子 國亂流其鮮終

兮浞 羿相寒浞 又貪夫厥家 叶姑 有窮后羿篡太康位不恤民事任用寒浞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

射殺之取羿妻純狐即奔月之姮娥也

箋 淫遊畋獵此又懷王膏肓之疾然語至國亂鮮終鍼砭已甚況又加之以貪夫厥家能不令懷王怒而生嗔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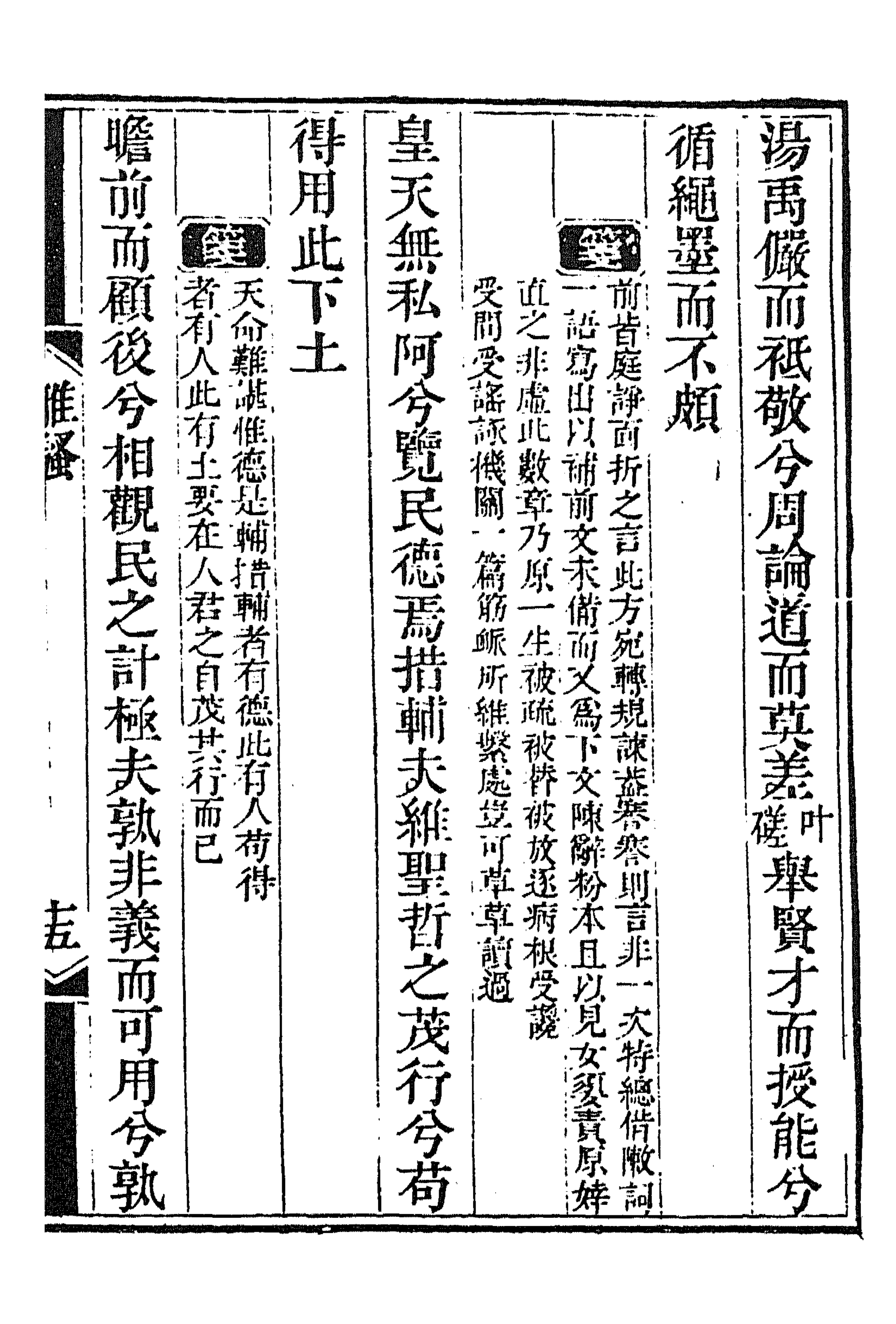
澆 浞子 身被強圉 同禦多力也 兮縱欲殺 謂弒夏后相也 而不忍 正言忍也 日康

娛以自忘兮（忘羿之被殺）厥首用夫顛隕（浞取羿妻生澆多強力殺夏后相日作淫樂相子少康殺澆復國）

箋 此較前辭更加厲浞能殺羿子敢弑帝機有可乘禍生不測況澆亦因康娛隕首為人君者豈可縱欲康娛而不知戒耶已上由羿以至浞澆皆夏之亂臣賊子而援以此君使懷王能不聞而倍恨耶此貫禍之所由來也此所以招阿姊申申之詈也

夏桀之常違（二字倒裝）兮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菹梅伯醢鄂侯）兮殷宗用之不長

箋 前既太康浞澆此又痛責夏桀殷辛皆非諫君立言之體然其所以激烈如此者蓋是時齊秦吳魏之兵交攻於外而懷王內寵鄭袖外昵雲夢巫山雲雨幸形於夢寐侈為立廟則高唐神女之淫蹤應不減竊藥奔月之姮娥矣淫遊二字尤觸所忌犯身不免豈僅朝誶而夕替已耶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叶磋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箋 前旨庭諍面折之言此方宛轉規諫蓋謇謇則言非一次特總借敶詞一語寫出以補前文未備而又為下文陳辭粉本且以見女媭責原婞直之非虛此數章乃原一生被疏被替被放逐病根受讒受間受謠諑機關一篇筋脈所維緊處豈可草草讀過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箋 天命難諶惟德是輔措輔者有德此有人苟得者有人此有土要在人君之自茂其行而已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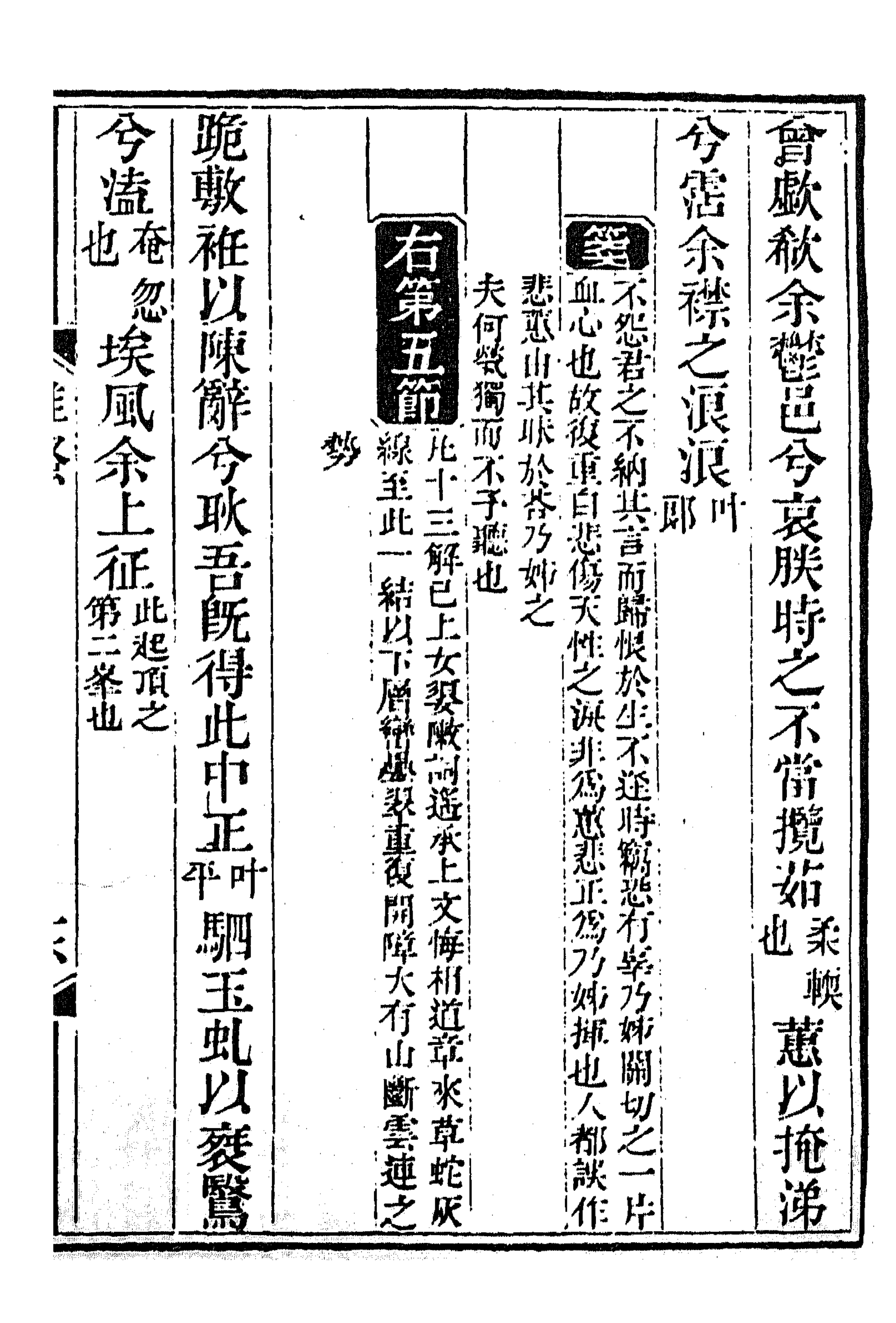
非善而可服

箋　已上文推之於天道茂行驗之於民生國計以見其謇謬之非過正告其姊以雖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

阽危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指被疏被替言）其猶未悔不量鑿（早）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箋　方枘不入圓鑿此感乃姊教誡之意而深信其將不免於並前修之後塵適如阿姊言終然殀乎羽之野也回應上文夫姊以關心痛哭之言諄諄教誡原即至愚豈能以軟詞一語搪塞遂置乃姊於不答不但於理不合且於文法亦屬疎漏騷經之文如連環鎖甲如織錦迴紋讀此則知其前後照應律法森嚴

正義　枘喻己之操鑿喻君之度不肯君之度而惟正己之操持方枘以內圓鑿前修固以是而菹醢矣既法前修焉能辟世患矣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柔輭也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叶郎

箋 不怨君之不納其言而歸恨於生不逢時竊悲有美乃姊關切之一片血心也故復自悲傷天性之誠非為憂悲正為乃姊揮也人都誤作悲憂由其來於答乃姊之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也

右第五節 此十三解已上女嬃嘽詞遙承上文悔相道章來草蛇灰綫至此一結以下層巒疊嶂重複開障大有山斷雲連之勢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叶平駟玉虬以乘鷖

兮溘奄忽也埃風余上征此起頂之第二峯也

箋 陳辭即前敶重華之詞既不獲仰邀聖鑒俯答微忱又不敢忍默偷生倖逃菹醢徒抱此耿耿中正無以自明惟有號泣於旻天而已矣況吾前指九天以為正者原為此姱修之故也今吾進退維谷不得不匍匐而為上征之舉以求正於天矣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求行而計程之詞 欲少留此靈瑣 太帝宮門 兮日忽忽其將暮 蒼梧是從舜祠發軔

箋 山海經崑崙為帝之下都水經注太帝之居懸圃在崑崙之顛原欲就近先謁下都求太帝之所在不意太帝未臨靈瑣閉而未開時日已暮急欲上征我心孔棘也以下叫閽求女遊逝諸章悉屬寓言以證前文求証之意讀者當於言外求之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 日入處 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叶色



【箋】此因急欲上叩天門恐天衢遥遠流光易逝勿迫者叮嚀囑羲和之詞上下求索謂既求之於崑崙下都又求之於昊天金闕也

【辯證】上下求索正下文見帝求女總引舊註皆作求賢君是以與國存亡之冀北認爲朝秦暮楚之蘇張矣

【纂討】上帝冲居廣莫以喻君門萬里欲叩無由蓋大夫既遭放斥之後不能再覲天顏雖一念絶離塵世而一念仍憂及君國急圖以中正之道再進於君恐日暮途窮補救莫及故令羲和弭節暫停日輪庶天衢雖遠猶得從容求索天帝之所在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折若木神木其華有光能照下土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猶徜徉亦囑大明之詞

【騷辯】此專敘早行暮宿耳謂日浴咸池時便飲馬日出扶桑時便總轡即是言夙駕之意拂日者日欲入則光微拂拭之欲其明也

前望舒月御使先驅兮後飛廉風伯使奔屬叶注鸞皇爲余先

戒兮雷師豐隆告余以未具

箋 前述朝行此紀夜征先驅者若月輪之先爲啟路也奔屬者風御車塵趯之使速也易林雷君出裝隱隱西行未具裝未備託辭以沮之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叶迓 欲御之他往使其相離蓋小人妬其上告多方以沮之之計

箋 鸞皇喻君子飄風雲霓喻小人雷師之尼已出意外幸有被途鸞鳥助我飛騰可以日夜遄行無如飄風屯聚中途鼓其暴怒吹鳳離散且率領雲霓欲我易轍不容上謁是使我將近天門又不得遂其迫欲之願矣以上極寫求見天帝之急求見天帝之難以起下文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 同斑 陸離其上下 叶戶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叶

【箋】此已至天門紛總總者天門外之神祇衆多也班陸離其上下者神光曬目五色陸離迴非塵世境界心目頓覺豁然自幸到此可以盡情剖訴諒無意外之阻無如帝閽不理葢望見三閭乃放逐廢員形容既已憔悴而衣裳又復藍縷諒無苞苴之獻何知邀寵之門故直望之而佯若未見此種情態令人不堪

【騷辯】令帝閽句極寫見帝情迫刻不容緩之狀葢身到而閶闔未開此時叩閽求入已恨其晚所以遂令帝閽預爲我啟關而相待也倚閶闔者狀帝閽之尊倨穆然不爲之少動也望予者望望然而不顧神情與我邈不相接也

【正義】紛總總離合陸離上下喻邪佞充塞爲所拒隔而不得通也上言欲少留靈瑣雖被疏而猶得至於君所至是則閶闔不開思見君而不再得矣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竚世溷濁而不分兮 泛指

將字仍是虛擬以起下文

飄風雲霓等類**好蔽美而嫉妬** 此則專指倚閶闔而望之之人　前云將暮此云將罷皆隱恨日愈昏而時不可待之意

**經** 曖曖將罷悵時日既失事機已誤延佇者是於天門外不忍遽退仍復引頸跂望徘徊自審欲上書自呈則天閽不理欲促裝反旆則塵世茫茫不堪回首依然進退維谷不得不抱恨於蔽美嫉妬之人矣

**正義** 古人以言致人多用物結之結幽蘭喻所懷芳潔之道深欵之言即欲開閽而入告於帝者也延佇下直接世溷濁而不分足徵以上云云皆自喻遭讒見疎願陳志而無路也

**右第六節** 凡八解已上上征另為一段結蘭延佇到底心灰未死不得不再作反顧以起下文求女之思文心至此一層深一層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 叶姥 **忽反顧以流涕**

求女之端一篇水月鏡花文字讀者勿認爲實有其事則癡人說夢矣

兮哀高丘之無女 突然一起大有憤恨遺世之意無如高丘在望仍是塵緣未斷又生出無限周章來此起頂之第三峯也

箋 此由天門憤欲復返縣圃也朝者見昨日猶在天門今則已濟白水幸崑崙之在望矣緤馬以長繩繫馬暫爲歇足之地閬風在崑崙之巔縣圃又在閬風之上所謂高丘也太帝之寢宮內苑在焉反顧顧楚也因見高丘回憶郢都不覺觸目而興悲也無女無窈窕之淑女也中宮正位無人以致高唐雲雨充斥神維不得不亟爲吾君作關雎想求女之根遠從美人遲暮章發脈至此一現黃河之水天上來令人莫測

溘吾遊此春宮 巽方青帝長女之宮 兮折瓊枝以繼佩 贊見之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 行次雖長而榮華正可慕也 相下女之可詒 叶異

箋 易稱巽爲長女故求女先從長女起巽女高處春宮縣難求見故欲先詒下女以冀其先容也

正義 下女喻親近重臣能爲己解說於君前者折瓊詒佩亦多方求濟之意

此因前詒未遂於是熟籌親信再求幣聘之方解佩纕以結言令蹇修以爲理則更儀文兼致矣

吾令豐隆(雷師)乘雲兮求虙妃(洛神伏羲氏女)之所在(叶)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伏羲臣即煩其臣爲媒更親近而易達也)以爲理(理小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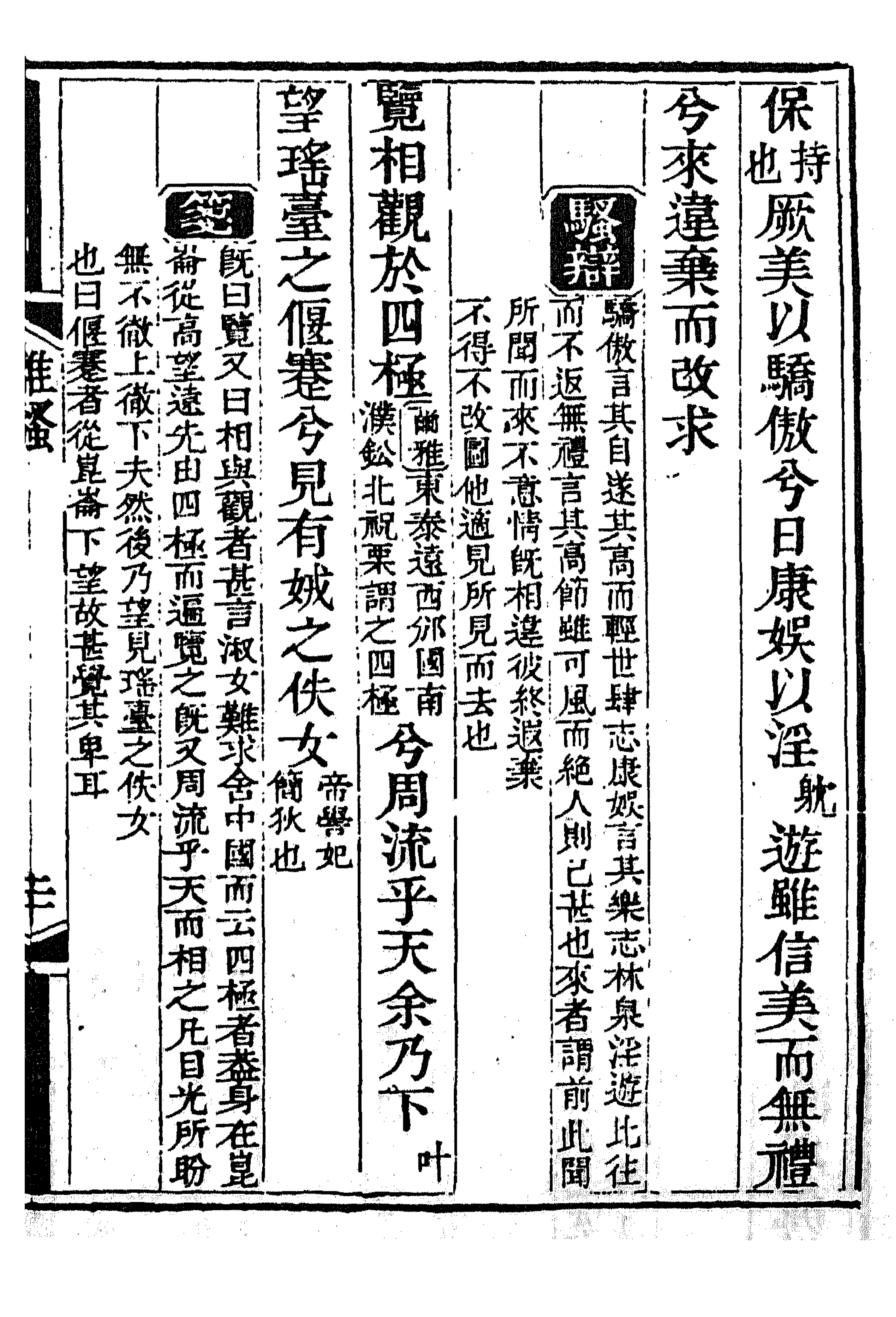
**箋** 易稱震爲長子使豐隆求之者蓋欲使長子爲求婚之主人取其迅速而能感通潛德也

**正義** 貫魚以宮人寵后夫人之職也以有技彥聖事其君一个臣之道也故以帝妃喻左右大臣

**節解** 虙之爲言伏也此以寓賢人之伏處而無求於世者

紛總總(見媒理之往返也)其離合(言辭未定之象)兮忽緯繣(緯繣繩忽者似中有譏間之者故執志不移如緯繣之繣也)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虖洧盤(叶便)

**節解** 徒知潔身傲世之爲樂而於行義達道則否也



保持也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躭遊雖信美而無禮

兮來違棄而改求

騷辯 驕傲言其自遂其高而輕世肆志康娛言其樂志林泉淫遊比往而不返無禮言其高節雖可風而絕人則已甚也來者謂前此聞所聞而來不意情既相違彼終遐棄不得不改圖他適見所見而去也

覽相觀於四極爾雅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鈆北祝栗謂之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叶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帝嚳妃簡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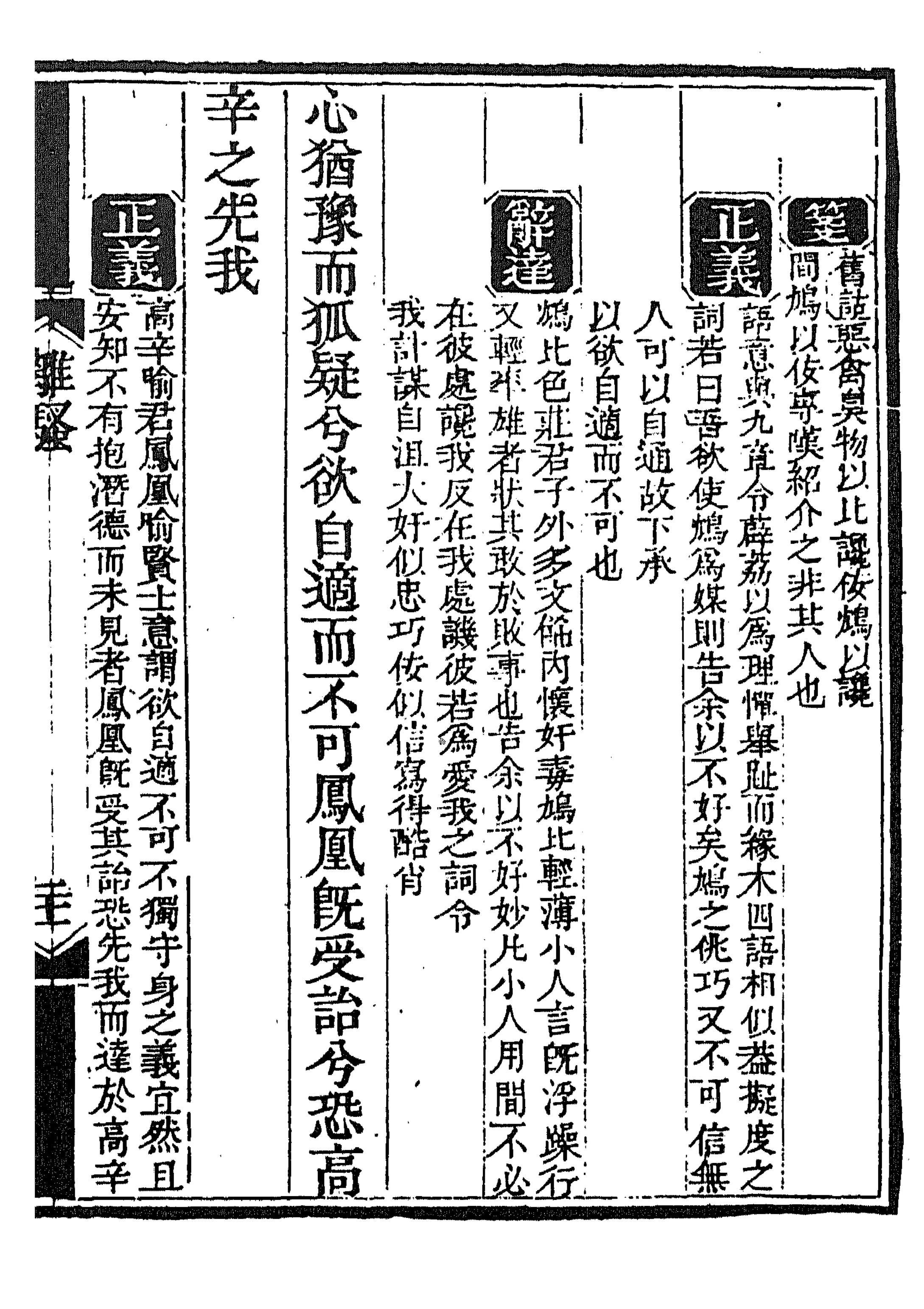
箋 既曰覽又曰相與觀者甚言淑女難求舍中國而云四極者葢身在崑崙從高望遠先由四極而遍覽之既又周流乎天而相之凡目光所盼無不徹上徹下夫然後乃望見瑤臺之佚女也曰偃蹇者從崑崙下望故甚覺其卑耳

**正義** 覽觀四極周天而下喻君側無一可與言者故復有望於瑤臺之佚女也曰佚者謂散秩在外而爲王所信者或已去位之故舊而爲王所重者

**彙訂** 大夫之意以虙妃比當時之位高望重者故首先求之欲要結之以匡救其君最爲得力最爲緊要不料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始猶若合若離終且有離無合歸次窮石矣濯髮洧盤矣其驕傲之態爲何如而曰保厥美者何也蓋其人素不入黨人之陰邪無奈以苟全爲得計則信美而無禮矣周流乎天以見在王所者之無一不然耳余乃下然後舍王側而他求矣

**節解** 首二語言改求之審也佚之爲言逸也此寓賢人遺逸於時沈淪不偶而自高其志者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誑語以相詒雄鳩之鳴逝小人喜於任事兮余猶惡其佻巧言不實而便佞



箋 舊詁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鴆以讒間鳩以佞導嘆紹介之非其人也

正義 語意與九章令薜荔以為理憚舉趾而緣木四語相似蓋擬度之詞若曰吾欲使鴆為媒則告余以不好矣鴆之佻巧又不可信無人可以自通故下承以欲自適而不可也

辭達 鴆比色莊君子外多文飾內懷奸毒鳩比輕薄小人言既浮躁行又輕邪雄者狀其敢於敗事也告余以不好妙凡小人用間不必在彼處讒我反在我處讒彼若為愛我之詞令我討謀自沮大奸似忠巧佞似信寫得酷肖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正義 高辛喻君鳳凰喻賢士意謂欲自適不可不獨守身之義宜然且安知不有抱潛德而未見者鳳凰既受其詒恐先我而達於高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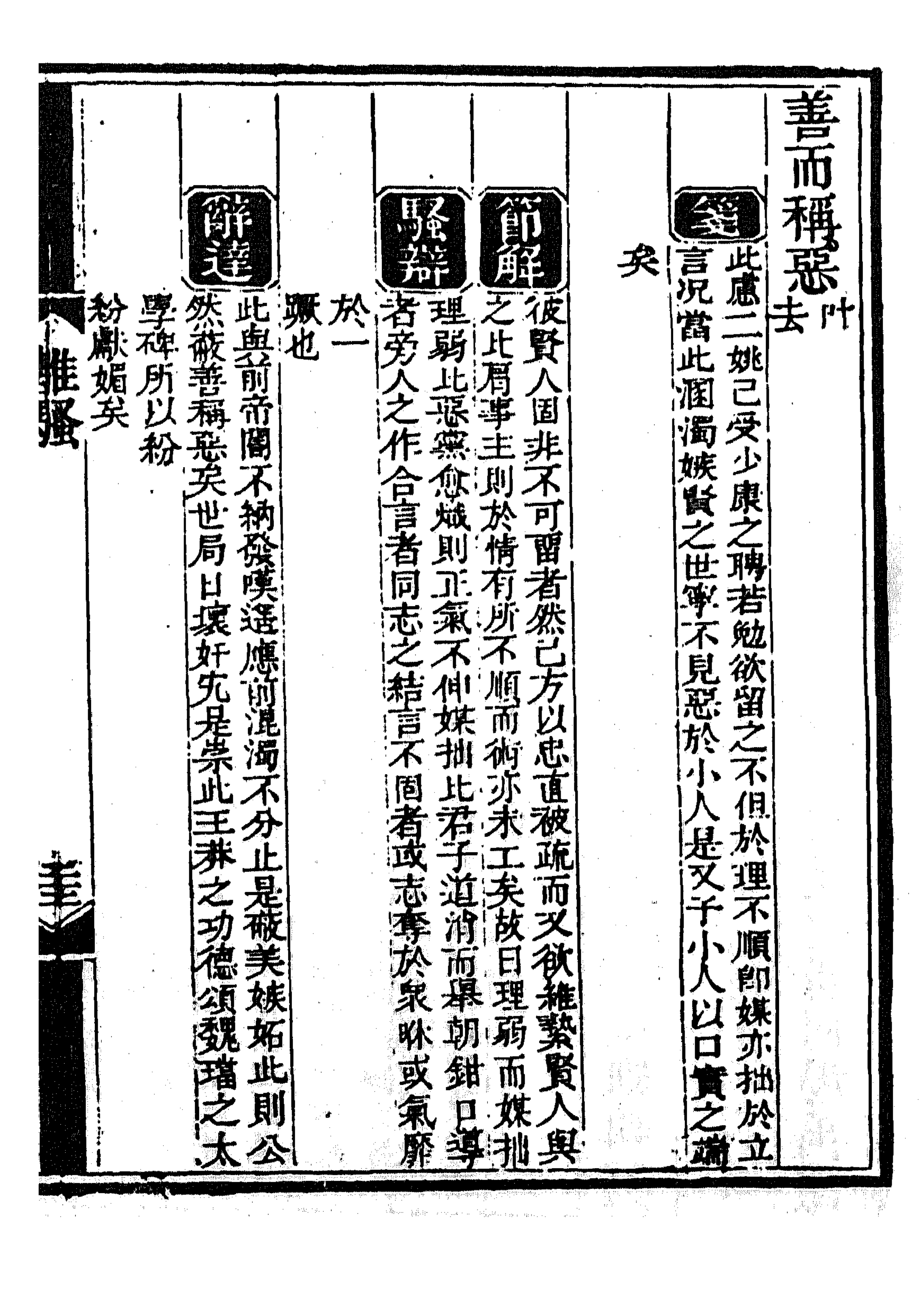
我雖任己以求亦未必有合焉申明自適不可之義

【辭達】恐者是慮其已然之詞非計及未然之詞惟其先受高辛之詒是以求之不遂也世非無待聘之珍奈已爲他國禮而羅之矣

欲遠集（旁求之意）而無所止（蹙蹙靡所騁也）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欲使有虞勿受少康之聘）有虞之二姚

【解義】鴆之毒不必言矣雖拙如鳩猶能佻巧變亂好醜士安由至我欲自爲之媒身方被害安能媒人惟有鳳皇好德可以爲媒然恐受他邦之託而女非高陽氏有矣於是浮遊顧望欲及少康之未室爲之定有虞之二姚者寓意於嗣君欲及其未繼而爲之求賢以導輔翼曰如少康之中興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善而稱惡叶去

【箋】此處二姚已受少康之聘若勉欲留之不但於理不順即媒亦拙於立言況當此溷濁嫉賢之世寧不見惡於小人是又予小人以口實之端矣

【節解】彼賢人固非不可留者然已方以忠直被疏而又欲維繫賢人與之比肩事主則於情有所不順而術亦未工矣故曰理弱而媒拙

【騷辨】理弱比惡衆愈熾則正氣不伸媒拙比君子道消而羣朝鉗口導者旁人之作合言者同志之結言不固者或志奪於衆咻或氣靡於一蹶也

【辯違】此與前帝閽不納發嘆遙應前混濁不分止是蔽美嫉妬此則公然蔽善稱惡矣世局日壞奸宄是崇此王莽之功德頌魏璫之太學碑所以紛紛獻媚矣

閨中既以邃遠兮（求女不獲）哲王又不寤（叩閽難見）懷朕情而不發兮焉能忍（忠貞報國丹心碧血九泉幽恨盡此三字）而與此終古（叶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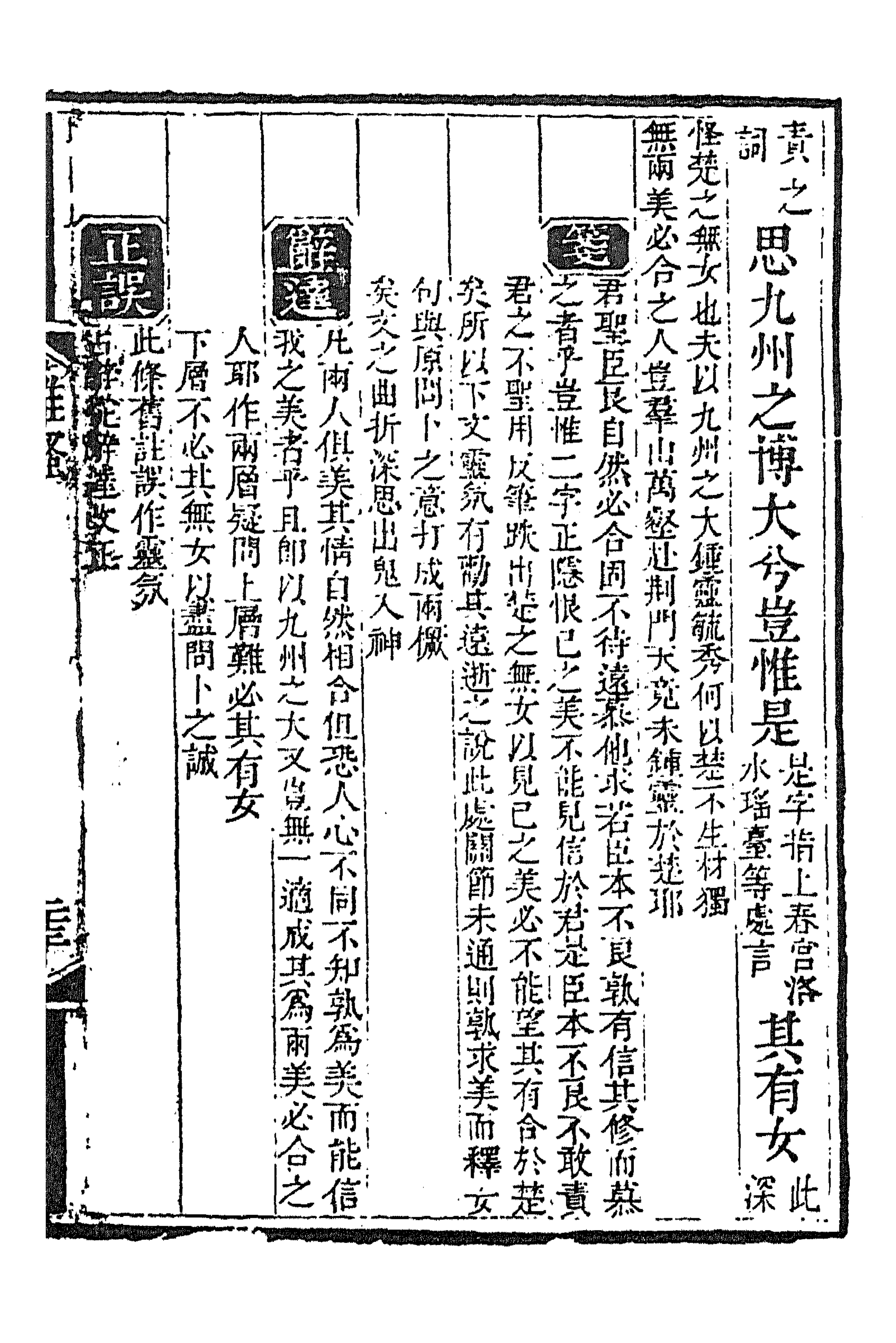
**箋** 此字指蔽善稱惡者言焉能忍徒上開下由其不能忍而與之終古所以初卜之於靈氛再決之於巫咸終歸之於遠逝爲後文起頂過峽以下靈氛巫咸遠逝平列三段如天外三峯高插雲表使人望之無際極之不窮測之莫知其所止也

**右第七節** 凡十一解已上求女一段較之敝詞上征更屬異想天開

索藑茅（靈草）以筳篿兮（楚人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命靈氛（古之善卜者）爲余占之

**箋** 此於水窮山盡處忽然飛來復行開障衍成後半篇之局不如此不足以盡其旁礴鬱積之氣也

曰（此原問卜之詞）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叶姥）（本無修可信何能望其必合此原自



責之詞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是字指上春宮洛水瑤臺等處言）其有女（此深

怪楚之無女也夫以九州之大鍾靈毓秀何以楚一不生材獨無兩美必合之人豈羣山萬壑赴荊門大宛未鍾靈於楚耶

【箋】君聖臣良自然必合固不待遠求他求若臣本不良孰有信其修而慕之者乎豈惟二字正隱恨已之美不能見信於君是臣本不良不敢責君之不聖用反雖跡出楚之無女以見已之美必不能望其有合於楚矣所以下文靈氛有勸其遠逝之說此處關節未通則孰求美而釋女句與原問卜之意打成兩橛矣文之曲折深思出鬼入神

【辯證】凡兩人俱美其情自然相合但恐人心不同不知孰爲美而能信我之美者乎且即以九州之大又豈無一適成其爲兩美必合之人耶作兩層疑問上層難必其有女下層不必其無女以盡問卜之誠

【正誤】此條舊註誤作靈氛占辭[illegible]辯證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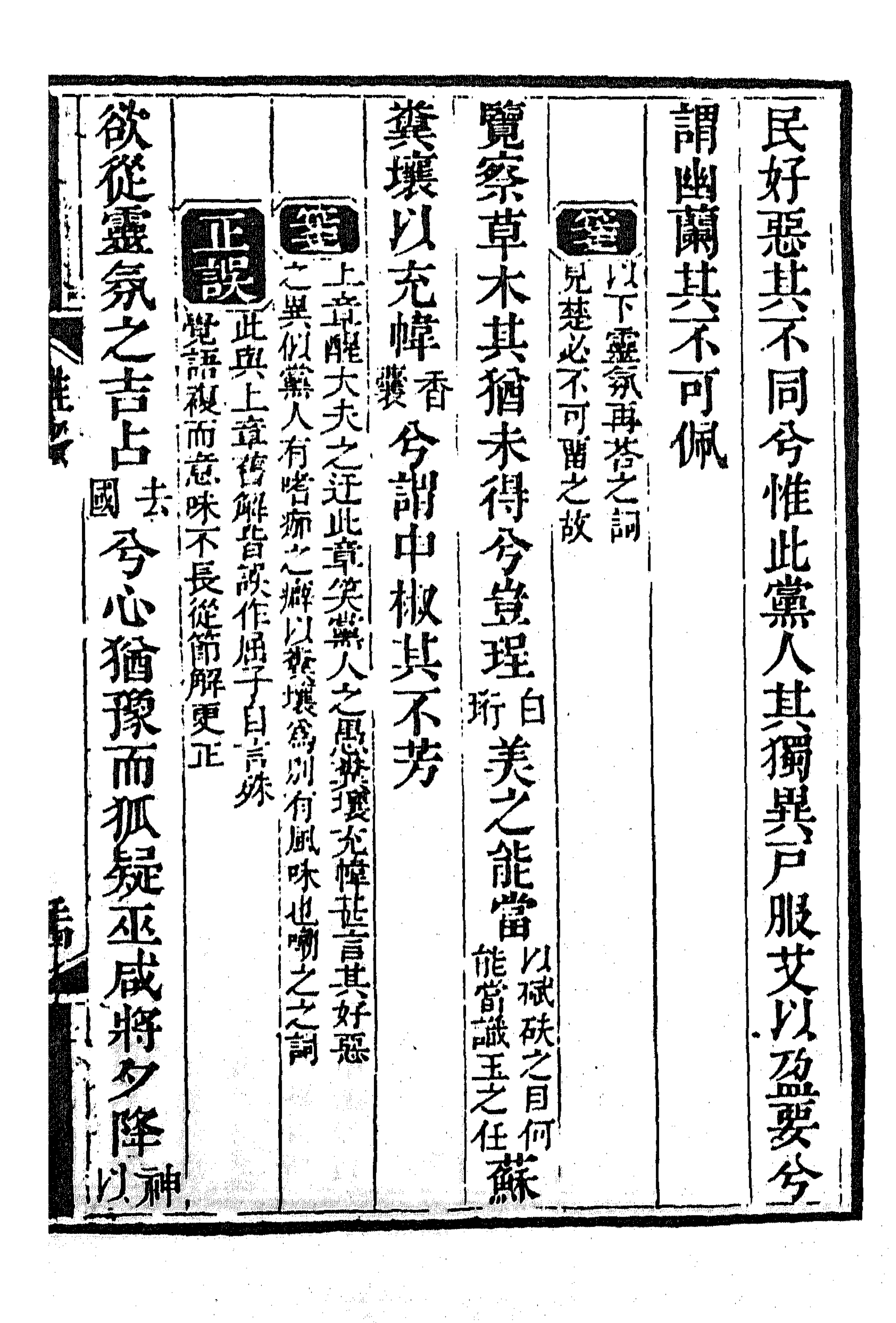
曰（此靈氛占詞）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同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辭達** 原問求人之美求其與己同心而事主也靈氛從對面著筆以人求原之美答之句句與上文對鍼上二句答兩美必合下二句答豈惟是其有女也

世幽昧以眩曜（叶岳脊）（而昏也）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箋** 此原問靈氛去國求賢之說與己不合疑而復問之辭

**騷辯** 大夫合下便不忍去國故開言自念我國如此舉世可卬恐去亦無益幽昧眩曜舉楚以例九州也前云孰察余之中情此變文而云善惡者對上文求美而言也善惡且莫辨又孰知其爲美而求之乎此正以破其何所獨無芳草爾何懷乎故宇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

箋 以下靈氛再荅之詞見楚必不可留之故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白珩美之能當以碔砆之目何能當識玉之任蘇

糞壤以充幃香囊兮謂申椒其不芳

箋 上章睠大夫之迂此章笑黨人之愚糞壤充幃甚言其好惡之異似黨人有嗜痂之癖以糞壤爲別有風味也嘲之之詞

正訛 此與上章舊解皆誤作屈子自言殊覺語複而意味不長從節解更正

欲從靈氛之吉占去國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神以

夜降兮懷椒酒糈祀神稌米而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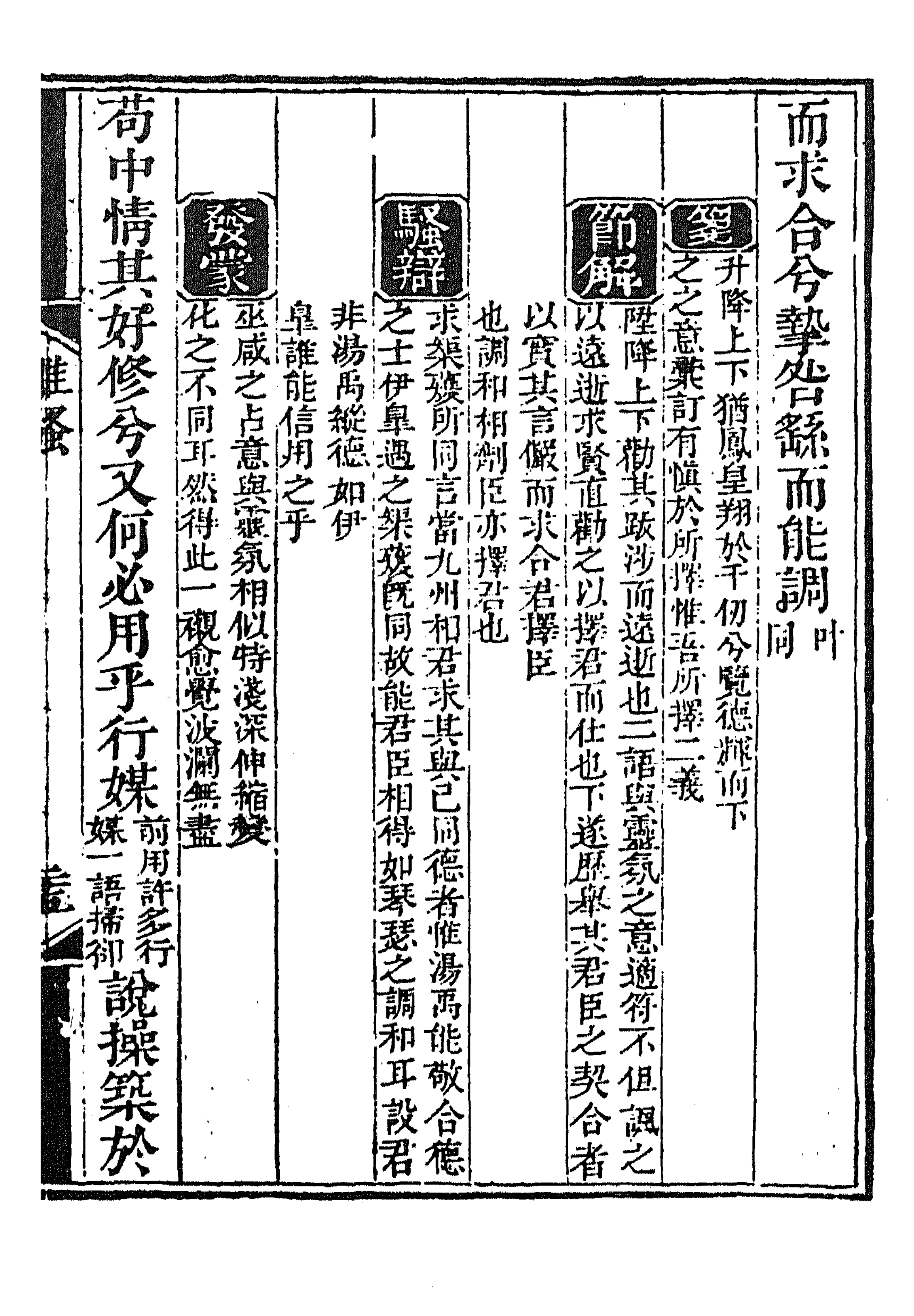
經 此聞龔壤充幃之語而深有感於靈氛之言楚人誠不可一朝與居矣猶豫狐疑者原以宗國世卿大義所在豈可一朝舍去臣事異姓哉故又決之於巫咸也

騷辯 前之猶豫足將進而趑趄也狐疑則更且前且卻矣蓋身固不可失而情又難自制也此章之猶豫身欲去而低回狐疑則更柔腸百結矣蓋未知聘鳥之爰止終不忘狐死之首邱也語雖同而取意均相反矣

百神翳其備降兮隨咸而降九疑雲氣繽其並迎叶御皇剡剡其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曰巫咸降神語勉陞降以上下兮上謂君下謂臣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



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叶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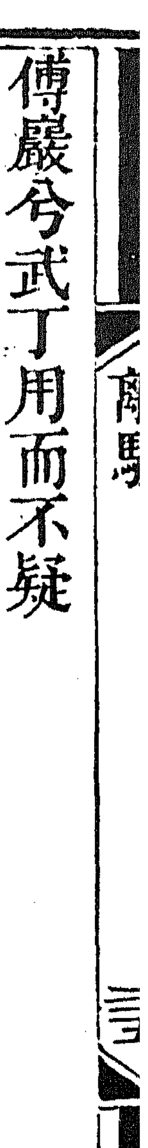
【纂】升降上下猶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之意業訂有慎於所擇惟吾所擇二義

【節解】陞降上下勸其跋涉而遠逝也二語與靈氛之意適符不但諷之以遠逝求賢直勸之以擇君而仕也下遂歷舉其君臣之契合者以實其言儼而求合君擇臣也調和相劑臣亦擇君也

【騷辯】求榘矱所同言當九州和君求其與己同德者惟湯禹能敬合德之士伊皋遇之榘矱既同故能君臣相得如琴瑟之調和耳設君非湯禹縱德如伊皋誰能信用之乎

【發蒙】巫咸之占意與靈氛相似特淺深伸縮變化之不同耳然得此一襯愈覺波瀾無盡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乎行媒前用許多行媒一語掃卻說操築於



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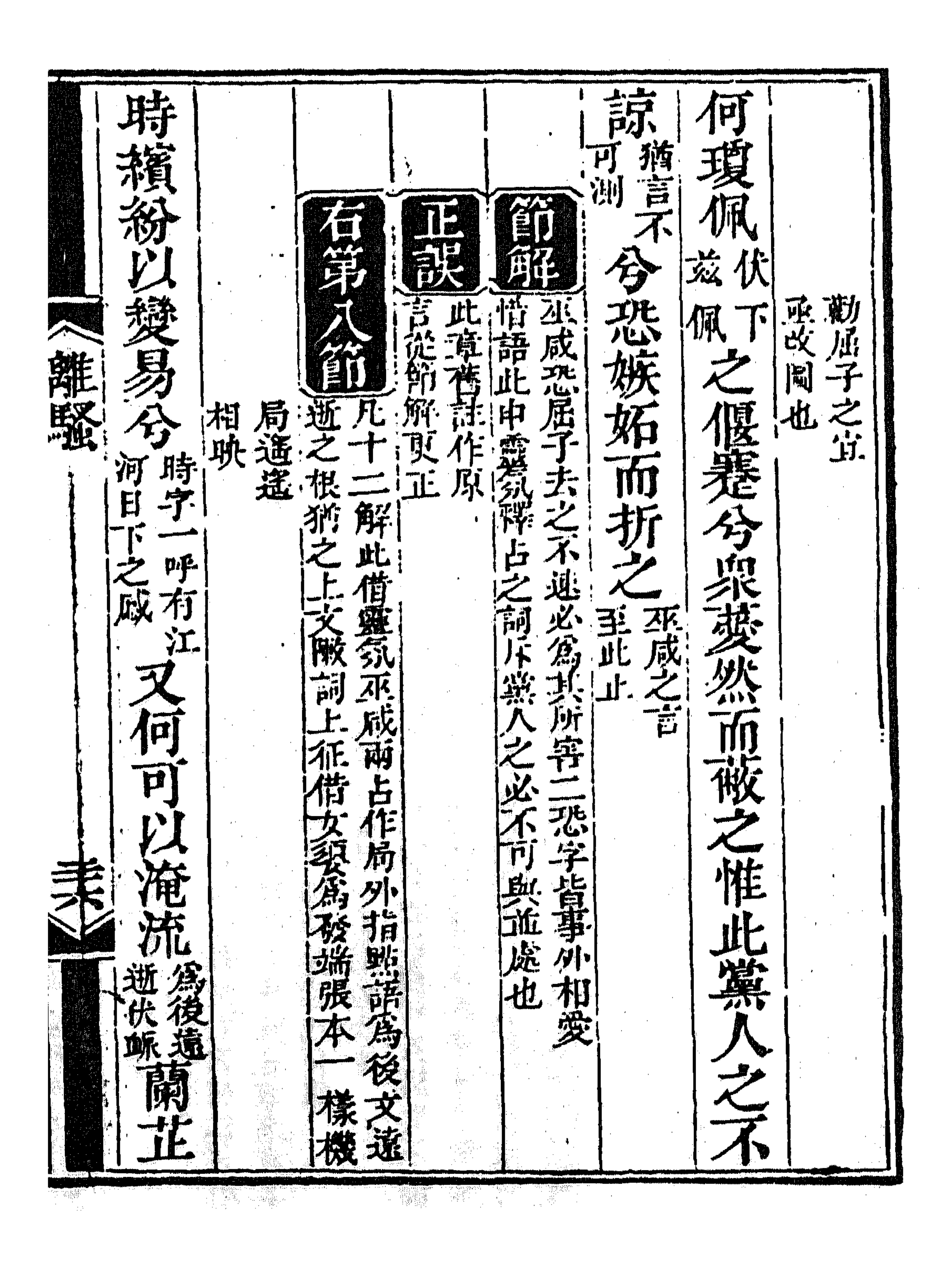
節解 此言臣之於君有不求而自合者苟能好修則必信而慕之矣奚必待夫作合之人乎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備也輔

節解 上文榘矱之所同指兩美必合言此章操榘鼓刀以疏遠相得言與爾何懷乎故字相發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題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鴂鳴則草枯

節解 此如陽貨之諷孔子以及時求仕也言年有可爲則時光猶未艾耳假令歲不我與爾焉能與草木而爭榮乎此中藝氣所占之指



勸屈子之宜巫改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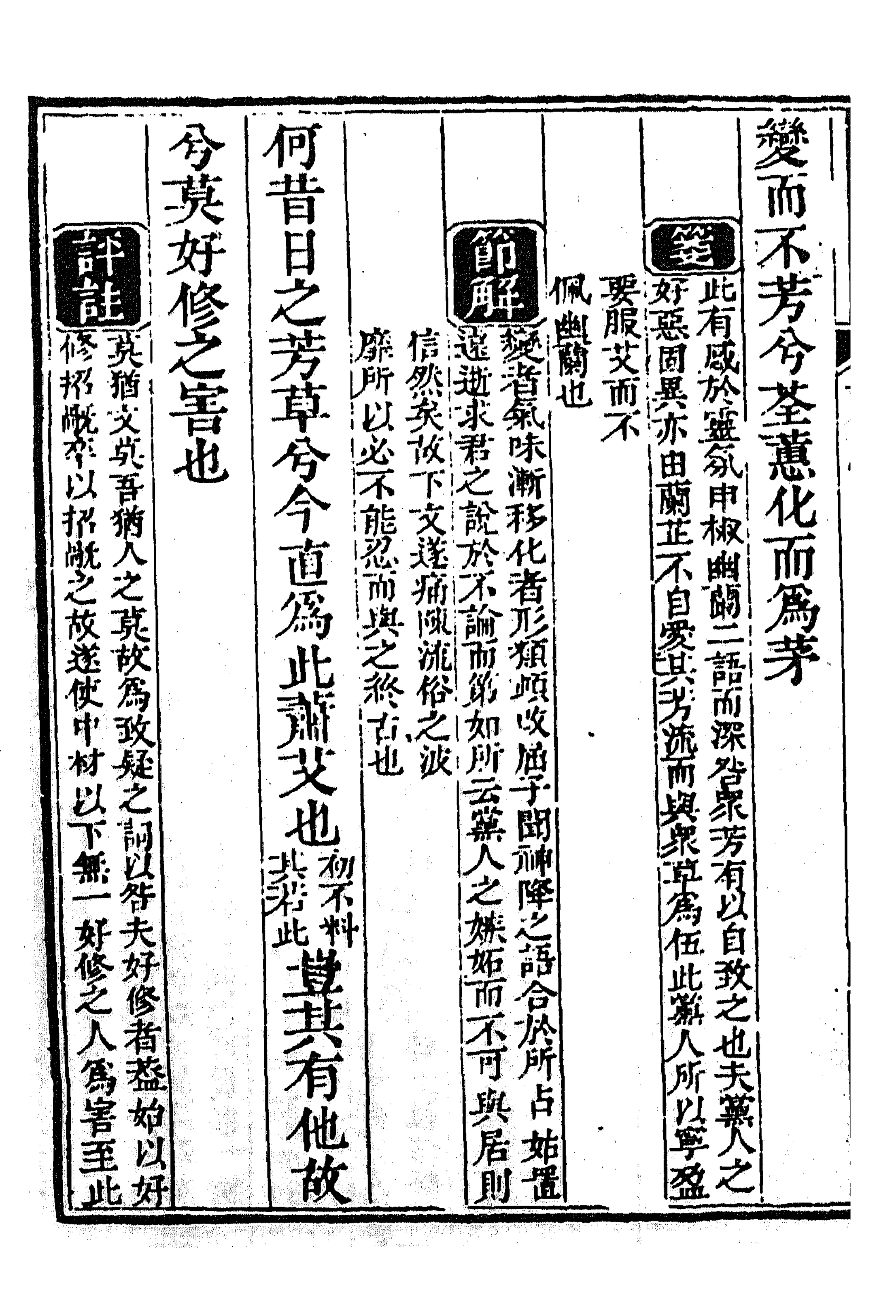
何瓊佩伏下玆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猶言不可測兮恐嫉妒而折之巫咸之言至此止

節解　巫咸恐屈子去之不速必為其所害二恐字皆事外相愛惜語此中靈氛釋占之詞斥黨人之必不可與並處也

正訣　此章舊註作原言從節解更正

右第八節　凡十二解此借靈氛巫咸兩占作局外指點語為後文遠逝之根猶之上文敝詞上征借女嬃為發端張本一樣機局遙遙相映

時繽紛以變易兮時字一呼有江河日下之感又何可以淹流為後遠逝伏脈蘭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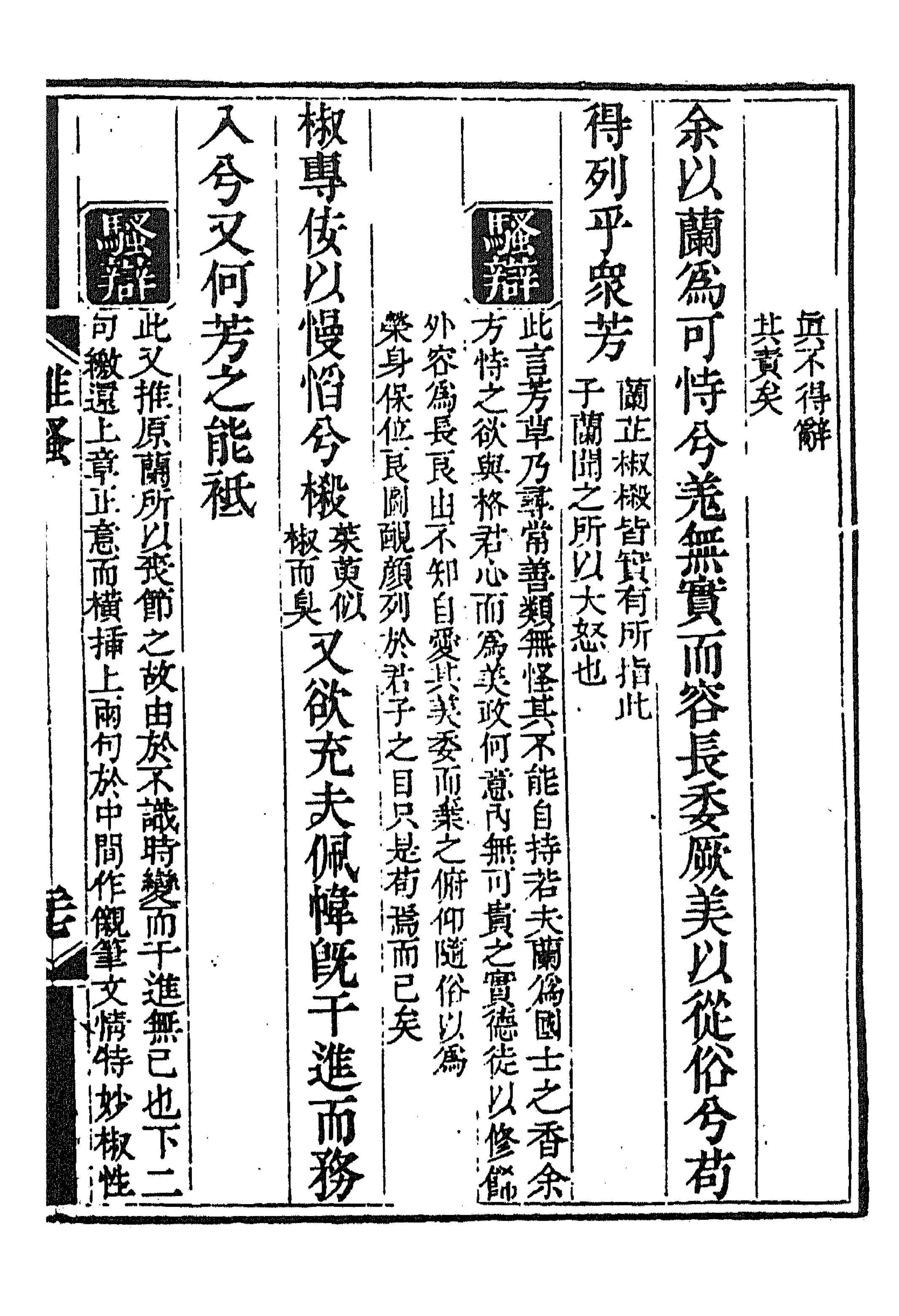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箋 此有感於靈氛申椒幽蘭二語而深咎衆芳有以自致之也夫黨人之好惡固異亦由蘭芷不自愛其芳流而與衆草為伍此黨人所以寧盈要服艾而不佩幽蘭也

節解 變者氣味漸移化者形類頓收屈子聞神降之語合於所占姑置遠逝求君之說於不論而第如所云黨人之嫉妬而不可與居則信然矣故下文遂痛陳流俗之波靡所以必不能忍而與之終古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初不料其若此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評註 莫猶艾莫吾猶人之莫故為致疑之詞以咨夫好修者盍姑以好修招戕乎以招戕之故遂使中材以下無一好修之人為害至此



無不得辭其責矣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蘭芷椒榝皆實有所指此子蘭聞之所以大怒也

騷辯 此言芳草乃尋常善類無怪其不能自持若夫蘭爲國士之香余方恃之欲與格君心而爲美政何意乃無可貴之實德徒以修飾外容爲長良由不知自愛其美委而棄之俯仰隨俗以爲榮身保位良劂醜顏列於君子之目只是苟焉而已矣

椒專佞以慢慆兮榝茱萸似椒而臭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騷辯 此又推原蘭所以喪節之故由於不識時變而干進無已也下二句繳還上章正意而橫插上兩句於中間作儭筆文情特妙椒性

烈而氣芳比小人之素具能幹又矯然頗以風節自持者此國家有用之才可仗以扶顛持危者也乃一旦盡反前轍舉畢生之聰明智力專用之於便佞之一途既得其志因而倨慢悖㤃靡所不至矣樧形類椒而氣味惡臭且有小毒以比權門鷹犬黨人引之以排擊善類者此小人中之敢於爲惡者也今又皆搶攘欲前充塞左右人主反朝夕親近如香囊之常佩此成何等朝局蘭於此時既不能砥柱中流又不思潔身引避反干進不休而務入其黨是君子一旦失身於小人凡從前一切崖岸聲名皆其所不暇顧惜如此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叶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叶羅

**節解** 嚴於責椒蘭而姑寬其類者葢世教衰而人心壞上行下效一倡百隨滔滔者天下皆是同君子之所不勝責矣屈子萬目神傷以

爲此滋蘭樹蕙時所萬不及料者也

【集評】上文既深責之此又爲衆芳作怨詞正深痛舉世溷濁致善類凋殘故於衆芳者有怨詞以逼起下文惟玆佩之可貴也一擒一縱一旋一折備極排蕩變化

惟玆佩之可貴兮撇去衆芳獨標玆佩喻己之磨而不磷也委厥美謂見棄於人遺接上孰信修來而歷玆歷經艱險而至於今玆也芳菲菲而難虧兮應前昭質芬至今猶未沬叶迷沒也舊訛沬

【箋】此閔巫咸瓊珮語深信其偃蹇不變至今未沬情難自已不肯懷寶迷邦自棄於不用之地故復有求女之思耳

和諧也調度以自娛兮聊浮遊而求女仍是欲求而美必合初意及余飾佩上

變四荒而言上下者益欲上極於天下極於淵以求兩美必合之人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西方美人乎庶幾能愛我之芳菲識我之調度我亦庶乎不虛此一遊也故下文遠逝自疏指西海爲期者實欲遂此一往不返之志耳

衡牙懸璜之屬之方壯芬未沫也兮周流觀示也觀前觀乎四荒之意乎上下叶

**箋** 此承上茲佩而言詩佩玉鏘鏘禮君子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調者聲容謂其從容中節也度者身容謂其周旋中規折行中矩也娛者娛其昭質之美也此因前番佩飾不合時宜故另諧調度恐或有重我此番之佩飾愛我此番之調度者冀其一見而必合也

**彙訂** 聲調太高則和者彌寡法度太峻則合者愈難和其調則不傷於促和其度則不病於隘聊浮遊者及此芳芬未虧未沫之時而周流四方以觀乎上下或者於有意無意間以庶幾其一遇未可知也蓋大夫明知求女之無益終不以無益而勿求詩若掃去憤嫉意則轉覺無聊

**右第九節** 凡七解已上又借巫咸夔蔽嫉妬二語將蘭芷變態歷數一番落到茲佩欲再爲求女計以起下文遠逝之端其文思縹緲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致又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豈井蛙尺蠖所能測量哉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選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粻

騷辯 以下姑從靈氛之占聊設遠行之想凡粮糈之精車馬之盛旌旗導從之從容名山大川恣其遊覽蛟龍鸞鳳惟吾指麾於極淒凉中偏寫得極熱鬧窮愁中偏寫得極富麗筆舌之妙千古無兩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將遠逝以自疏 瓊枝爲羞瓊靡爲粻瑤象爲車見造次顛沛中仍不改乎平昔姱修之素節也

箋 此託爲遠逝自疏之說其實欲往求西方之美人也以下邅崑崙發天津至西極行流沙遵赤水至西海亦猶上征之意上征以上帝喻君此以西方美人喻君也爰因前次求女不得故復欲排神御氣以冀遂乎西方美人之所也文能於複中見奇變中尚巧而於出終委雅猶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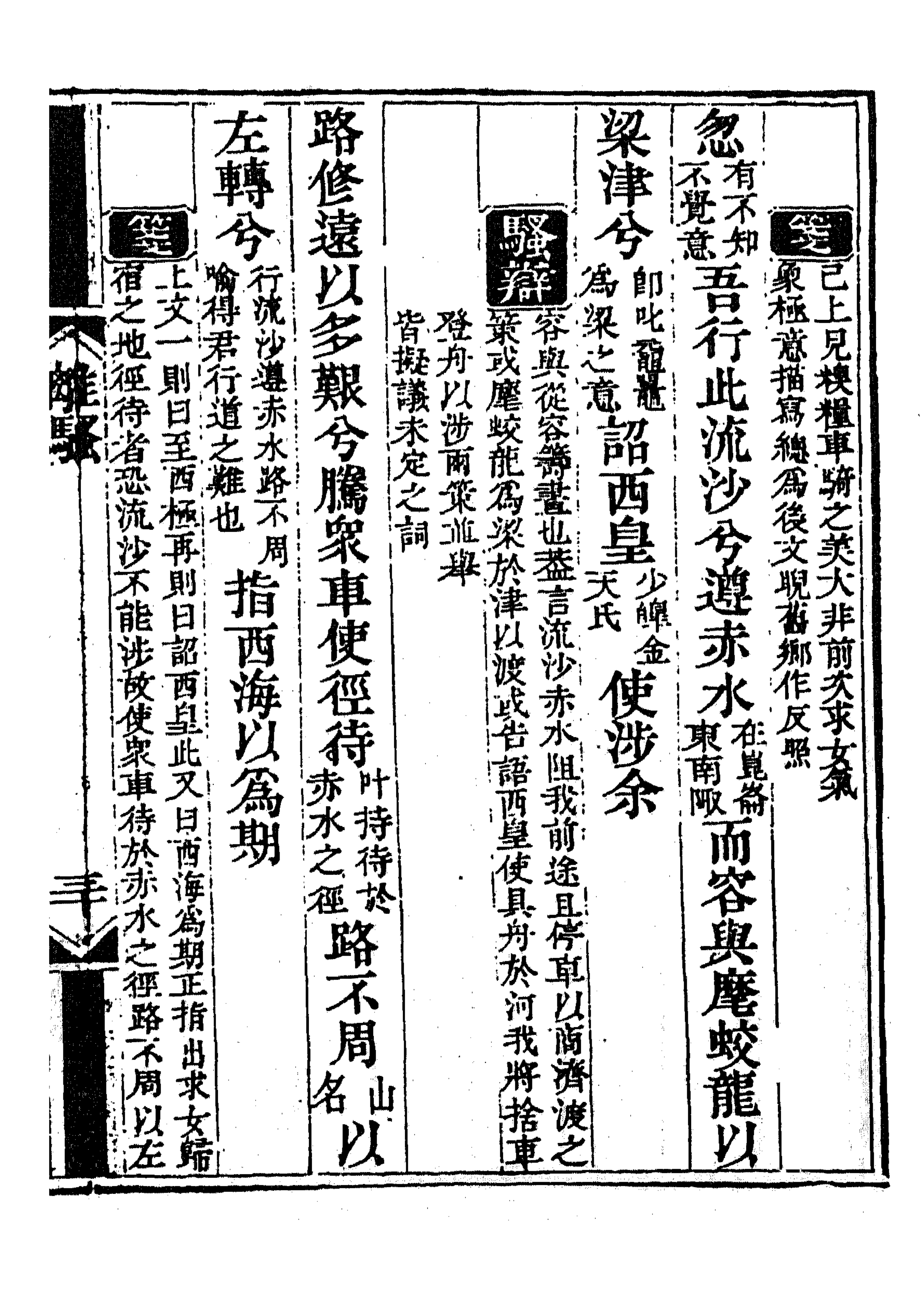
呂黃鍾之喈 呟鐘鞜也

**騷辯** 離心謂回想從前積毀銷骨君之於我情已乖離縱使强留亦何由望其復合所以自明其不得不行之故非悻悻決絕之辭

邅楚人謂轉曰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日光初升兮鳴玉鸞之啾啾前濟白水登閬風是其繫馬之地故此番發軔又從崑崙始也

**箋** 此由崑崙往西海不得不轉道行蓋西方乃美人所居之地吾誠執茲佩以往必爲美人所欣賞兩美必合旣不煩蹇修爲理又不爲鴆鳥所欺且不慮高辛之先我矣

朝發軔於天津箕斗析木之次兮夕余至乎西極極言去之之速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箋　已上見糗糧車騎之美大非前次求女氣象極意描寫總爲後文睨舊鄉作反照

忽（有不知不覺意）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在崑崙東南陬）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即叱蛟龍爲梁之意）詔西皇（少皞金天氏）使涉余

騷辯　容與從容躊躇也蓋言流沙赤水阻我前途且停車以商濟渡之策或麾蛟龍爲梁於津以渡或告語西皇使具舟於河我將捨車登舟以涉兩策並舉皆擬議未定之詞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叶持待於赤水之徑）路不周（山名）以左轉兮（行流沙遵赤水路不周喻得君行道之難也）指西海以爲期

箋　上文一則曰至西極再則曰詔西皇此又曰西海爲期正指出求女歸宿之地徑待者恐流沙不能涉故使衆車待於赤水之徑路不周以左

轉者是欲遶出不周之北以避流沙之險也此未行而預爲計程之詞

附註按榛苓之詩朱子以西方美人指西周聖王而歎其遠而不得見也詩義折中曰言山尚有榛隰尚有苓而四海之大乃無用賢之君不得不思西周之聖王矣讀此則知屈子指西海爲期正嘆已之放廢楚無用賢之君不得不神遊於西方矣蓋諷楚懷之詞冀其用已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屯於不周齊玉軑而並馳玉軑輕車也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叶移

箋擁衆而駐劄其地曰屯千乘較上衆車已少然尚嫌其多恐路遠不便行故又簡其車徒使千乘屯於不周獨齊玉軑之輕車而馳也駕龍載雲則見其神之高馳而遠逝矣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高馳而忽曰神者恍若魂入夢中矣屈子志在致君舜禹而不能故

作此夢中語也奏九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箋此已至西海言見鸞翳流淵莫能再進故抑志弭節暫駐其地而作神遊之想也奏謌舞韶豈大夫所敢僭越以取樂者盖大夫之高馳邈邈原欲上探美人之宮雖未敢徑叩宮門然耳中之所聞者居然大夏之九謌目中之所見者恍是有虞之韶舞舜禹往矣此美人宮中寂寞所假以爲暇日之媮樂者悉原生平意想所不能得不意今一旦遇之特恨徘徊宮外殿陛崇深無由得達不足以磬嬉媟未懷然陟陞赫戲天庭咫尺可藉此以通帝座無慮天閽之拒我矣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叶

箋忽字正夢中驚醒時也言僕馬悲懷則己之悲懷更不待言繳還序首忽而不能合夫惟繇修之故也之意通篇一氣盤旋如神龍掉尾

騷辯 以僕夫之蠢爾亦切悲傷余馬之無知猶然戀土蜷曲回顧正爲懷字寫照不行亦只是説馬所以妙絶把已之繫心宗國不忘故君一一俱在言外吞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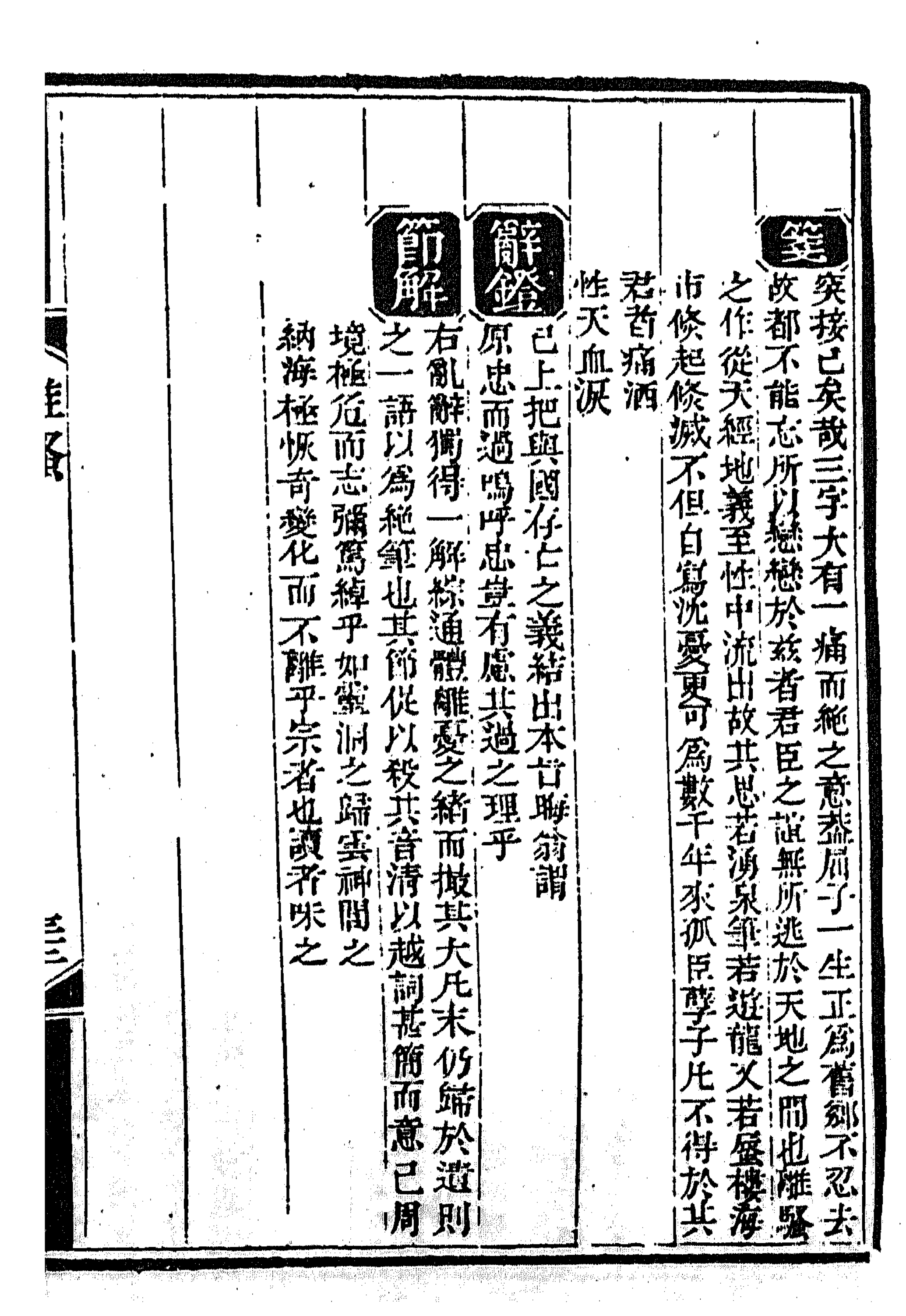
曲終餘韻意味悠然

右第十節 凡九解已上由西極至西海車徒跋涉不知費幾許勞頓始得窺見美人宫墻不意又成虛願猶幸陟陞有路不致失望無如舊鄉在目使我魂銷故國依然夢醒如初矣

亂曰 樂之卒章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矣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收到願依彭咸遺則正意爲通篇一大結穴前

後凡十節九十二解二千四百九十言古今辭賦家第一首巨製予於此篇不惜三折肱將文中三昧盡行演出使二千四百九十言頓化爲牟尼貫珠顆顆圓通矣讀者諒之

無人無兩美必合之人也美人二字雙收



**箋** 突接已矣哉三字大有一痛而絕之意蓋屈子一生正爲舊鄉不忍去故都不能忘所以戀戀於茲者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離騷之作從天經地義至性中流出故其忠若湧泉筆若遊龍又若蜃樓海市倏起倏滅不但自寫沈憂更可爲數千年來孤臣孽子凡不得於其君者痛洒

性天血淚

**辭鐙** 已上把與國存亡之義結出本旨晦翁謂原忠而過嗚呼忠豈有處其過之理乎

**節解** 右亂辭獨得一解綜通體離憂之緒而撮其大凡末仍歸於遺則之一語以爲絕筆也其節促以殺其音淸以越詞甚簡而意已周境極危而志彌篤緯乎如鑿洞之歸雲神間之納海極恢奇變化而不離乎宗者也讀者味之

周髀精義卷之一